

671.3143
078
16

柘
城
縣
志

柘城縣志卷七

藝文志一

繪章 奏疏 記

論祭文

明

論祭鳳陽府同知陳聞詩文

嘉靖二十四年

爾等殫力禦賊委身死事爰軫忠義特爲建祠茲當仲春遣官賜祭英靈如在異渥用歆尙饗

國朝

論祭陣亡左都督管福建同安城守右營遊擊事趙邦

試文

康熙三十八年

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趙邦
試賦性忠勇才能稱職捐軀報國效力師中奮不顧身
力戰陣歿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聿昭不
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尙克歆承

諭祭誥封一品太夫人朱氏文

康熙三十八年

朝廷宏錫類之恩典均存歿臣子著靖共之節榮被庭
闈爾朱氏乃原任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元振之母爾
子歷任有年勤勞厥職克承家訓宜賁彝章特頒諭祭

以光泉壤爾靈不昧其欽承之

誥勅

明

贈承德郎太僕寺寺丞梁偉勅

朝廷待士之恩莫重於褒錫人子報親之志莫切於顯揚矧於世官之良克廣家傳之業肆推恩命實倍常倫爾故浙江秀水縣知縣梁偉乃太僕寺寺丞梁桀之父名登科甲官領邑符愛民存豈弟之心處已勵清勤之志方期顯擢遽即幽淪顧惟令子之登庸實出義方之

木坡縣志 卷一 二
貽訓養違三金不勝風木之悲光賁九原宜示絲綸之
寵名非倖致恩豈徒施茲贈爲承德郎太僕寺寺丞庶
其未泯之靈歆此至優之渥

封太僕寺寺丞梁渠進階承德郎勅

國家總馬政於卿寺必資貳佐之官寄馬牧於民家必
有歲時之課故既置丞理寺而又分地以責成匪慎選
掄孰堪委任爾太僕寺寺丞梁渠早掇賢科載司教鐸
達材成德既屢奏于旌書進秩酬庸遂擢丞于卿寺賢
勞寢著慶典方行預加襲錫之恩奚俟陟明之考茲特

進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號令不患人之不從表率必先於正己孳牧不患馬之不足經畫必貴乎有方勿墮已試之功益展方來之效勉遵予訓以俟陟明欽哉

封淑女柘城梁氏爲和嬪冊

萬曆十年

朕惟肇基王化實先陰教之修協贊坤儀亦賴婦儀之備贊齋盛于几祐開祐循于萬年必得其人乃膺茲選咨爾梁氏柔儀可度淑德夙成言動合圖史之規率履順珮環之節既承妙簡宜錫嘉名茲特遣使持節封爾

爲和嬪錫之冊命於戲紫庭充位已高六列之班彤管揚休勉佐二南之化式靈承于樛木用繁衍于螽斯欽哉

諭錦衣衛右所正千戶梁慎勅

萬曆十一年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必資威武以安黔黎未嘗專修文而不演武朕倣古制設武職以衛治功受斯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知以察微防奸禦侮幾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昌矣敬之勿怠

贈文林郎階州文縣知縣周璋勅

萬曆十二年

潛修之士德積厥躬必昌于後是以國家褒吏爰及厥
考爾周璋乃陝西鞏昌府階州文縣知縣周庠之父稟
性端方力行孝弟蓄其善慶啓爾嗣賢睠茲治邑之良
實本過庭之訓是用贈爾爲文林郎陝西鞏昌府階州
文縣知縣歆服綸章永光廟佑

封階州文縣知縣周庠授階文林郎勅

朝廷舉一邑之政寄於令長實以子惠元元望之誠得
賢良宜有褒序爾陝西鞏昌府階州文縣知縣周庠蔚
以文藝登于雋科卓有治才試之名邑廉勤節愛薦牘

屢揚茲以課優所司來上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吏稱則民安朕所爲慎簡而責成者意在茲也爾績克登尊顯風勵予所不靳惟既乃心而已其益思拊循稱朕意焉

封河間府管宣府倉場通判王三槐進階承德郎

并賜封其父王守權承德郎勅

萬曆十九年

邊壤之地軍儲爲急故國家特設郡倅以理之此其於內地遠矣爾直隸河間府管宣府倉場通判王三槐鄉闈擢秀邊郡宣勞當錢穀出納之司而操持彌勵處華

夷分錯之地而綜理尤勤所司上爾治狀中於賞率是用投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間者盜賊竊發啓疆儲峙以戒不虞爾亦與有責者益既乃心毋替厥職 勅曰士有身雖不顯而能迪子以成名者咸得以子之貴貴之示有本也爾王守權乃直隸河間府通判王三槐之父孝弟力田詩書修業長厚名聞於閭里義方訓著於家庭子既顯榮爾亦康壽是用封爾爲承德郎河間府通判式彰廣孝之思用示教忠之勸

贈文林郎平陽府推官杜銀勅

天啓元年

木方集言 卷一 五
士有先世息影於長林服耕於清畝忽而振拔爲儒漁
獵墳史若蝥蛄而遽發其覆焉卒能遠超哲人而奮其
修翮則作始之功不有倍於尋常啓佑者乎爾杜銀乃
山西平陽府推官杜齊芳之父氣岸高華神峯峻拔苦
耕稼而就學依稀甯越之風當芸鋤而帶經頗類倪寬
之事屢釋憤爭於閭里多行推解於鄉鄰畏壘化孚太
邱道廣迪茲令子作朕廉刑特以覃恩贈爾文林郎平
陽府推官闡潛德之幽光服明綸而有耀

封平陽府推官杜齊芳授階文林郎勅

司李職佐一郡師聽五辭甯惟訖富訖威務在有倫有
要自非明允篤誠之士未易稱也屬有祥刑之績能忘
寵錫之恩爾山西平陽府推官杜齊芳昆鋒利用荆璞
渾成推自廷掄出司郡李而爾冰壺清徹玉尺端方搜
釐灼等燃犀堂下雌雄立判剖決健同破竹簷前鼠雀
無譁吏散簾閒訟庭恬于夕照政清刑措官閣度夫春
颺不有寵榮奚彰淑問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維爾所轄平水之區洪河之上皋陶之遺跡在焉
即杜衍提刑此中所辯石州誣謀之獄抑亦平反之最

著者也軌轍可循爾惟懋哉書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敬之敬之毋負朕擇爾矣

國朝

國朝誥勅皆有定例且邑中官階甚多難於編錄錄自四品以上及入翰苑者表

特恩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王應昌巡視江南

勅

順治五年

勅諭浙江道監察御史王應昌茲命爾巡視上江事

務自龍江關上至九江等處地方及江甯縣悉屬管轄兼理江甯太平安慶池州甯國五府廣德一州漕糧駐劄安慶當此百度維新之會首在約束衙門吏胥各役恪遵法紀無致作弊生事擾害官民所轄地方次第巡

歷激勵屬員用循職業整飭江防清理刑名剔釐吏弊
江南雖定恐有盜寇生發出沒波濤宜嚴行所在官司
差撥兵快巡邏遇有警急會同協勦務盡根株各處蘆
洲宜加清理有前朝皇莊賜撥及勢豪侵占一併盡數
查出通行起課其江甯等處漕糧務要嚴督上緊輸納
如期兌發察核虛收折乾稽遲侵盜等弊事涉本差者
悉聽施行此外不必干預如有重大事情與巡按御史
兩相關涉務須協和行事不許自分彼此致悞事機所
屬文武官員聽爾舉劾本差與操江衙門相爲表裏文

移體統照依各省撫按一體行事爾受茲委任須廉慎
精明興利除害斯稱厥職如或因循姑息蒙蔽壞事國
憲具存爾其慎之故 勅

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守道王依書

勅

順治七年

勅諭福建按察司僉事王依書茲 命爾管分守福甯
道右參議事照依題定地方駐劄該道所屬府州縣衛
所等官悉聽管轄當此地方底定庶務維新之目首在
綏輯兵民勤宣德意約束衙門官吏胥役一遵法紀無
致作弊生事監司本源既正乃可表率屬員用循職業

務須修濬城池練習兵馬積儲糧餉稽察奸頑遇有盜寇生發不分水陸卽督率巡捕官兵戮力擒勦務盡根株無使滋蔓倘賊勢重大申報督撫衙門計議而行仍誠諭有司簡刑省訟潔己愛民休息生全共圖保障凡係逋竄人民及荒蕪田地務招徠墾種以還本業如大兵征討經由地方糧草舟車俱當通融預備以便臨時支給事竣報核無容朦朧科派重困窮民所屬文武官員有貪殘不法玩寇殃民應審問者先行審問應參處者轉報撫按參處勅中未盡事宜聽爾申詳撫按裁酌

爾仍聽督撫節制每年終將行過事務開送該撫咨部
考核爾受茲委任須持廉秉公殫忠竭力使盜息民安
斯稱厥職如或貪黷乖張因循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慎
之故 勅

贈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富

誥命

康熙三十
六年

盛代酬庸之典申錫命於五章良臣報本之榮極推恩
於四世載嘉舊德爰沛新綸爾李富乃工部左侍郎加
三級李元振之曾祖父善以開先業能昌後一經垂教
發詩書之菁華奕世貽休表弓裘之矩矱欣逢慶典特

賁天章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秩崇報渥邀寵澤於中朝源遠流長樹風聲於來禊欽承顯命用闡幽光

贈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春 誥命

功隆賞懋式宏錫類之仁積厚光流必溯貽謀之澤榮名上逮義問彌彰爾李春乃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元振之祖父作室基先開祥裕後一經代授傳家澤衍縉紳再世寢冒匡國名高黼黻興宗兆叶縻爵階崇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

於戲良臣懋績實承舊德之光大父蒙恩丕煥新綸之采式承休渥庶慰顯揚

贈封內宏文院編修李豔松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

三級 誥命

華胄清資佑啓必原於嚴父令儀碩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煥國恩用彰家訓爾李豔松乃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元振之父操修醕粹啓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宥被茲以覃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

誥命於戲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勸式承茂業追念德音

封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元振授階光祿大夫 誥命

六職分猷宏父立經營之準百工庀業亞卿彰綜理之勳式獎賢勞用加寵賚爾工部左侍郎加三級李元振才能利國用克前民察物辨方授鈎繩而度務飭材審

器別良窳以程能奮起鳩工允堪率作宜膺命服以示褒崇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聽馨鼓而酬庸懋嘉成績涖梓材而展采益厲新圖祇荷

休章勉修事典

封徵仕郎翰林庶吉士竇大任

勅

康熙二十七年

宣猷服采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示酬庸之
典爾竇大任乃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之父令德踐修
義方夙著詩書啓後用彰式穀之風弓冶傳家克作教
忠之則茲以覃恩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錫之
勅命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絲綸之色榮
播天章

封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授階徵仕郎 勅

秘苑儲才妙選必先吉士大廷錫類殊榮爰逮儒臣爾翰林院庶吉士竇克勤器資醇雅學識通明釋褐登朝試職文章之府分藜寓直摘華翰墨之林茲以覃恩授爾爲徵仕郎錫之勅命於戲入官筮仕早爲王國之楨稽古增榮勿替天章之澤

贈中議大夫通政司副使加一級周繩武

誥命

嘉慶二十五年

功隆賞懋式宏錫類之仁積厚流光兼廣外家之澤榮名上逮義問彌彰爾原任知縣周繩武迺通政司副使加一級今授順天府府尹申啓賢之外祖父出自有基

後來稱秀宅鍾華胄光閭澤衍縹緗慶集繁禧匡國名
高黼黻興宗兆叶縻爵階崇茲以覃恩馳贈爾爲中議
大夫通政司副使加一級錫之誥命於戲良臣懋績既
增舊德之光外氏蒙恩丕煥新綸之采式承麻渥庶慰
旌揚

贈通奉大夫武略騎尉太學生劉泰來

誥命

咸豐七年

沛酬庸之慶典茂對皇麻敷錫類之殊榮曲成臣孝爾
劉泰來迺刑部郎中加五級劉承瑋之祖父箕裘紹緒
詩書垂聲貽厥孫謀樹芳規於珂里繩其祖武奏茂績

於彤廷茲以覃恩贈爾爲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開
堂構以培基德鍾家慶沛絲綸而錫命光耀泉臺

封通奉大夫雲騎尉劉浚川

誥命

咸豐七年

誼篤靖共入官必資於敬功歸於迪能仕而教之忠爰
沛國恩用揚庭訓爾劉浚川迺刑部郎中加五級劉承
璫之父躬修士行代啓儒風抱璞自珍克毓珪璋之秀
析薪能荷彌彰杞梓之良茲以覃恩封爾爲通奉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貽令問於經筵義方久著佩徽章於策
府禮秩加優茂典丕承榮名益邵

奏疏

請乞假省親疏

工部左侍郎李元振 邑人

臣一介愚陋蒙

皇上殊恩拔置一甲歷官翰苑二十餘年

簡侍講幄旋司成均自慶遭逢無以逾臣嗣因失悞

內廷考試復蒙

恩從寬降調屢荷

擢用游陟今職中夜感激不禁涕零惟是才劣質鈍曾無涓埃報効方當悚惕矢竭犬馬之忱何敢懷安

求去乃臣有迫切私情不得不哀鳴於

皇上之前臣家本寒素幼遭離亂兼以饑荒臣母朱氏

拮据生計撫育臣身備歷艱苦積勞既深常多疾

病今年八十三歲染患半身不遂動履艱難又自

今春以來病勢復增肝氣作痛飲食減少形體瘦

損臣每接家書驚懼無措夢寐弗適雖欲勉供職

業而方寸已亂伏惟我

皇上聖德至孝遠邁千古錫類宏仁俾爲人子孫者皆

得隨分以自盡臣區區蟻悃緣敢披瀝具陳查定

例京官歷俸六年許告假省親臣自康熙二十五
年補任迄今十有一年實與例符仰祈

聖慈垂憫察臣至情

勅部議覆准假回籍省親稍盡人子之心則臣之母子

永感

天恩於無既矣臣無任戰慄屏營之至爲此具本謹具
奏

聞奉

旨吏部議奏

記

元

縣尹孫公德政碑記

皇慶三年

林

過

衛輝教諭

侯諱旭字時昇嘉平人也世襲衣纓練明吏術以武備
掾出主杞梁二縣簿陞宰長葛政聲藹然去思之頌見
於萬戶府經歷蕭君良輔所述謂其公生明明則誠誠
則動人者蓋確論也皇慶元禊來尹是邑以其所以治
長葛者治柘首以興舉學校勸課農桑爲第一義視宣
聖廟禮器有未備者備之治民設施先理而後情按例

而舉治吏不能運其奸士不敢干以私民有訟自揣不勝者望縣門卻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辨此也坐堂上三年人信之如一日至於上司或需求於所無責課於非時則又從容辦給弗以利厲民民有不遜於五品者勿刑先教之人倫以之而益厚權豪多占荒地許民請舍興差邑落以之而阜蕃信牌勿追當廳發受民無繳納之費差發緝疋就縣民染解納民無重擾搬運之勞辨明劉閏兒竊盜之冤抑招收田秀等之復業霖雨滄浸決渠自爲督視欲民害之速除經理

實田躬審虛實畢卽遣去慮民衆之延滯有穿地得宿
藏白金者至夜扣門密賂卻之不去乃受而下之庫終
不以纖毫自污雖四知之畏何以異此蓋侯之治體其
撥煩治劇也無敢欺其寬明果斷也無能欺其忠信誠
篤也無忍欺合三盛德之事而爲一人也故民以五蹟
列於憲臺陳於省府至襄甯王遣使因事至縣亦採民
謠歸白於王以璽書見賜有已保奉之語侯之政可見
矣今旣瓜代一紙書入光範門諸公當挽寘之柏臺蘭
省回視一邑之政何足以軒輊顧侯之德美今則在人

心久則在史官固不以有歌頌而播揚亦不以無歌頌而泯滅里社裴信等百餘人以爲召父杜母之稱亦藉民謠以傳於是介余里友盧子善作書具狀令醫學論婁景遠來成武以文見謁將刻以垂不朽辭不獲命乃槩敘侯政之一二授之而系之以歌曰於赫孫侯敷政優優五蹟咸備百度孔修民恥且格吏畏納賦農夫熙熙服我田疇桴鼓不鳴奠枕靡憂青衿麇至商旅雲行流離者還鰥寡者生德移於昔政施於今德音惜惜如玉如金密邑卓茂中牟魯恭如侯之政式繼其蹤民懷

其德報之何從甘棠遺愛有如召公刻諸琬琰永播清風

劉公德政碑記

忽溥化

夫柘朱襄氏故都也自秦罷侯置郡歷代及我朝平定之初爰立巡檢司隸屬襄邑至大德甲辰乃復爲縣自張君初尹是邑歷十二人於茲而劉公繼之公威州洛水人諱德新時敏其字也父祖咸仕俱有能聲三世讓封美譽彰聞原公所善有自來矣下車之初首興學校課農桑均賦役汰吏卒革故弊可謂知所務矣先是霖

兩爲患民多乏食公申覆得賑濟民賴以安次年乙酉
自汴以東廣袤千里饑疫相仍流移載道餓殍枕藉不
惟人類相食致有骨肉相殘公且申且憂幸國家遣使
四出發倉廩以賑濟之已而限以口數公慮惠不能周
又爲勸率富戶出米豆以補不及民之得以蘇息者公
之力居多焉旣又見骸骨暴露親率閭胥什長盡收而
埋之冬無雪來年將槁齋祓禋祀隨禱輒應於斯二者
又見泛愛之仁昭格之誠矣方是時民物凋耗雖鷄犬
爲之一空故致土地荒蕪黎庶失業公以田蕪之由請

停閣丁糧三之一迨丙戌歲又值風雨爲災高者撓落
其實卑者漫沒無餘鄰邑遲疑不舉公復慨然據實上
達幸覆實相同適與明詔憂災寬租之意不謀而契葛
爾小邑獲免萬頃之徵豈小補哉如公慈卹元元之慮
可謂至矣觀夫聽訟之際和易其心民得輸情冤抑者
平反之強暴者笞擊之利不能誘威不能屈至若御上
下應理繁劇已不勞而民不病人不怖而事畢舉非長
於才熟於事者能善是乎致使政清訟簡吏服民懷凶
惡知禁盜賊漸息固其宜也雖古所謂循良廉能如龔

卓黃魯者何以加焉民方感德不期瓜代之至賢良者
宿攀轅雖切知不可留乃掇拾其行事之迹刻諸貞石
以永其傳誠亦報公恩德之萬一焉贊曰物生天地兮
人惟靈所以惟靈兮恃聰明聰明胡用兮惠斯氓聿惠
斯氓兮誰其然厥有成績兮劉公賢吉凶不僭兮天無
偏身具康樂兮祿高遷子孫嘉慶兮永延縣

主簿陞僊德政碑記

奴都赤

朝廷設官雖各有所專職然實無所不職學校興舉農
桑有成詞訟簡少賦役均平盜賊屏息常平得法此監

尹職也橋梁道路鹽鐵錢糧此簿職也職判而官聯是以若監若尹若簿苟得一人斷斷然主張綱維則一縣治矣將仕郎樊僊若思唐元人精勤明敏廉潔公介由長慶寺蒙古澤史遷柘城簿到任以來銳意以柘自任事有當行監尹或不從不避嫌疑必力爭極辯以明其是雖屢忤其意卒未始有違在職三載竭力贊襄縣賴以治初柘城歲爲澇歉縣未達郡民多轉徙簿首舉以聞郡允所上發倉賑濟會有詔卹被災地因得除其租稅民困少甦柘城素崇詩書君復爲設社學擇端士職

訓而文風益振柘城賦役任情富而賄避單寒困憊君
覈其力產第其高下而貧者獲免柘城地接太康數苦
盜劫掠簿閑于弓馬智足以謀勇不可敵來往巡警不
憚煩勞卒有盜數十入境君兵舉而生擒其魁首睢郡
有司命檄君復役并餘黨與俱獲之於是威振遠近盜
不敢犯柘城豪猾強梗官妨其政民受其欺君摧折懲
治不少假借宿奸巨蠹杜門脇息而詞訟益簡君自抵
郡計事縣民有弟齒未及丁兄脇以從盜事覺縣以問
從竟自誣服獄成械繫有日君還白其枉脫之而縣以

免譴郡病軍儲倉歲值交割弊端百出主典者常負虛數以君廉能檄監其事君立法嚴密一無所私故革其弊主典者賴以不負弊無所出至若橋梁緝治道路坦平榆柳森若行旅以便可尙也嗟乎君治簿也而所行者皆尹事監尹不以奪權疑吏民不以侵官議由君志在治縣不顧其私故職在左而縣治倚焉雖政成自君而亦監尹從善之力也今歲考滿代及縣劉秉亮等欲著其治績以示將來謠余知簿有素故持狀來謁余銘余時監榮頗有負薪憂未得採擇其善政嘉績以悉書

乃據狀姑陳其槩而銘曰桓桓將仕佐理柘城同寅協
恭政用克成恒歲窘澇告卹簡書里築鬻序俗益尙儒
獄禁無辜即伸其枉版籍不借賦役指掌豪健懼刑民
不梗化盜賊畏威犬不驚夜梁陳盜起旅願出途董倉
法密道不拾遺邑懷其德旣去而思願新其績述此銘
辭按金石錄劉公德政碑張道淳撰脫兒赤顏書至正
元年立堊僊德政碑忽都溥化撰劉脫穎書至正十
一年立與舊志不
同附識以備參攷

明

移修城隍廟記

周 岸 邑人

吾柘廢城本朱襄氏邑其來已遠城隍祠在皇潭內乃
宋真宗幸太清宮所駐之地祠之創制莫詳所自而其
靈應顯異久爲邑人所欽仰自嘉靖二十一年水泛溢
黃河造城城內水漸浸深學舍官署民居神祠蕩無一
存是廟亦就頽圯邑之人無以揭虔妥靈乃奉神主於
別神廟暫供祀是城以水災而廢頽故神亦廢而無依
也有司屢欲遷城被豪民梗者數次至三十四年值叛
賊師尙詔兵火之後睢州守于公文徵暨縣令廣濟姜
公紫石壽者同移文改城於舊縣之南關紫公遂編夫

糾工不日就緒凡四門學校縣治公署以次修葺復與
儒學等官同於新城西關內擇基畚土設構是祠各捐
俸命民董治未幾公以賢能擢判揚州繼尹康周李一
陽等雖修城亦未底完迨四十四年有白蓮賊雖民曹
貢煽惑本境兵司雲溪董公文寀慮城不堪守遂命有
司重築設甃堞於上而工始成父老以爲有是形必有
是神城既足以衛民即神有捍衛之功也而可以無完
祠哉爰是修整前工費鉅皆資於募助役夫俱出于傭
儻初不動官勞民自嘉靖三十四年歷隆慶二年工始

告畢其臺殿門廊一時輝映適晉州王公惟精來尹是
邦敷教茲土者陳君國謀盛君其逢張君璠縣慕周公
召蘇人也柘民張世傑等以廟貌既成而麗牲之碑未
述故請命諸公乞余爲文垂示永久余惟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古昔聖帝明王罔不以事神治民爲先務臨民
者夏楚榜笞日加其人願其欺益甚神無一言以告即
在狡抗者猶不敢欺何哉豈非神有所不可測人猶有
所可入乎即其不可測趨善避惡以不詭於禮樂則神
道者固所以濟人道之所不及也匹夫匹婦覩其象以

思其理賢人君子欲存其理不得不崇諸象此造斯祠之義也若夫捐資助力之名氏碑陰載之茲不及

義冢記

張獻可 邑人

凡擇葬冢勿近城郭勿即道路禮也余始鳴榔入柘見其林鬱蒼蒼佳城疊疊乃喟然嘆曰此仁人孝子之所宜盡心也亦或有對葬道傍露冢隍中獵犬狐狸接踵相循每每暴露野中余詢其故僉曰此貧窘之無葬冢者也聞之惻然訪有故義冢被人侵種爰命陰陽官張華查丈果得冢地一區南北五十四步廣東西八十四

步長計地十八畝中豎記石外築圍牆通諭九鄉黎庶
凡有貧無葬地者許葬於茲夫自有紀石之立也而勢
家免吞沒之患自有圍牆之築也而狐狸無噬嚙之慘
然後葬禮成而沒者存者皆於我無憾也已豈曰澤及
枯骨以媲美古先王之政乎哉

重修柘城廟學碑記

徐養相

睢陽人

孔子之道大明當天萬世綱常所由昭著修道立教莫
先於學鼓舞作興則有司者事柘之學往湮於河廟貌
蕩析無存欲聚學士以教之無由也嘉靖乙卯知縣姜

壽始立明倫堂擇置殿廡命教官馬體乾董其事不日告成足以煥宮牆羣多士矣萬厯紀元知縣張獻可聿新廟宇葺齋堂師儒有居士學有藏修之所門牆池沼丹堊鼎楹罔不備飾經始於乙亥之春至丙子夏告成財弗仰於公帑力弗藉於編氓蓋皆太府壁賴公庭檜丕振於上本州忠齋張公承恩協贊於下及邑長學博之捐俸鄉士大夫邑民之尚義者爲之釋菜有期教官士子來謁文以紀其事余惟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虞夏殷周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二帝三王所以享有道之治用是道也皇上
御世建立學校師尊孔子所以講明倫理扶植綱常者
實賴於茲惟起而新之學者庶其由禮門義路而造升
堂入室之奧乎庶亦因泮水之澄澄而見鳶飛魚躍之
天乎抑亦沐江漢之餘波暴秋陽之餘暉仰皞皞之盛
乎不然嗣遺響於金聲玉振之後乎宣一氣於太和元
氣之中乎或者追三代之英復周公之夢行其所謂老
安少懷之願厝斯世於唐虞是未可知也語云待文王
而興者凡民也使諸生誦法孔子而猶不足以興起斯

文豈豪傑也哉當今天子勵精教化宰相加意人材司
學校者惴惴焉以人倫不明士風不古爲慮張令即姜
侯之成規乃能興學校振綱常其精白以承休德意甚
渥也余欲俟觀厥成敬爲文以紀其始

平寇記

朱睦㮮

明宗藩

癸酉之春柘寇師尙詔王邦用袁兇聚頑時出剽竊遠
邇騷動守土者不欲遽加以兵乃使使諭以順逆二寇
佯若悔禍而實爲謀愈急也七月壬午遂襲歸德府明
日再陷鹿邑柘城屠燒太康鄆潁犯扶溝許昌聲振京

師越七日大中丞衡水楊公祇承明詔來自畿內乃會
侍御霍公冀暨左使鄒君守愚臬長趙君正學都閫尙
君允詔詰戎兵庀芻粟察姦宄羽檄四馳事無巨細悉
惟公裁已而諸衛所兵畢至乃誓於衆曰茲土殘賊式
興誕遭毒痛今茲去殘其可以虐爾千夫長百夫長慎
乃部兵毋攘我民資毋擄我妻孥其有擾於民資擄於
妻孥國有常刑毋敢爾宥又諭兩河之民曰毋憚寇勢
從其殺掠其有陷而歸者俾甯爾家乃謂憲副曹君邦
輔曰其司紀功兼總戎事適嚴賞罰以鼓士氣其務在

殄滅謂少參俞君維平黃君洪毘曰古之給餉論功爲最若顓錢穀出納惟時毋饑我師謂僉憲章君煥曰乃與都指揮僉事尙君允詔以睢陳宣武河南兵五千有奇爲中軍其彰爾威以遏亂略謂僉憲李君豸曰乃與都指揮僉事李君塘以彰德兵三千有奇爲左軍其茂植乃猷以殲醜虜謂憲副焦君連曰乃與指揮袁燦以南陽汝甯兵二千有奇爲右軍其攄乃誠以襄厥事於是諸君肅肅而但公乃自率諸衛所勁卒千有五百人以督其後又謂督學憲副徐君霈曰子惟選於文謨必

閑武略其同余往以撫我師謂都指揮僉事胡君永錫
曰爾惟前導以飭而師以耀而武八月辛酉諸道兵合
於襄城賊負而陣我兵分圍久之稍有卻者曹君怒乃
戮二人殉於軍中復麾戈而往以身先之諸士卒感勵
奮勇一鼓遂捷其夜邦用就擒尙詔引餘寇遁去公乃
益允紹塘兵千有七百人乘勝追躡又令憲副謝君佑
守鈞陽僉憲李君燧守覃懷都指揮僉事王君錫戍沈
邱指揮夏峇戍鹿邑唐希周戍淮口張希夷戍中都又
檄僉憲王君之誥朱君舜民守備謝君琚協勦之日今

渠魁所遁惟爾所分地其嚴爾守以奏乃功九月丙午
師次五河監察霍公責戰益急時尙詔列營水次曹君
乃率允紹攻其南李君率塘兵攻其東北章君率希周
攻其西於是俞君饋餉不絕屢戰屢捷斬俘前後凡千
五百有奇焚賊舟二十六艘溺者無算中土遂平公獻
捷闕下上褒其功賜以金幣仍進俸一級命既下藩臬
長貳諸君謂公奇勳偉績不可泯泯請予紀之以告來
者且以爲公賀睦樛固謝不獲乃序其事系之以詩曰
明明皇祖奄有萬方三綱聿舉九法畢張化澤汪濊敷

于遐荒百八十禩維熙維康蠢茲妖孽敢恣猖狂淵藪
逋逃縱其四掠壞我室廬陷我城郭焚炙剝戮式罹慘
虐鄢潁太康原野蕭索震驚畿輔撼搖濠亳顯顯中丞
來監於茲峩冠豸服躬視王師謀而泉默斷乃雷施哀
集庶士如熊如羆誓以必克靡貳靡疑一遇襄城再鼓
南甸干旄蔽霄戈矛掣電虎旅桓桓直擊夾戰元凶旣
殲脇從奔竄渙若霧消解如冰泮羣宥肅清捲甲戢兵
中丞稽首陳於大廷匪伊之力實帝之明白茲而往疆
場謐甯女供於織男樂於耕天子嘉之再蕃寵錫榮冠

木城縣志 卷七
中臺聲被四域儷美康侯比隆召伯秩秩大猷暉暉令
德永翊我明百僚是則

均田記

王堯日
鹿邑人

天子勵精中興有四載納撫臣言進州爲府割開封州
縣屬之而朱襄氏邑地下濱河代罹水患本朝自洪武
迄今黃河南徙者三小民流移地多荒曠故三廠相繼
坐落而五衛十州縣軍民開墾占種又十之六七墾去
而糧遺田詭而差避柘民嗷嗷弗息肩有司不能戢和
號爲難治丙午秋松溪李公出自諫垣守歸德察民利

病覽興革圖見柘課之殿也仰而歛曰嗟數也吾有待也見柘民之疲也仰而歛曰嗟數也吾有待也見柘令之弗靖也仰而歛曰嗟數也吾有待也未幾前令以不職奪官至蒲州賈侯奉命來令斯以謁松溪公松溪公一見忻慰乃進之曰才乎令吾之所待其子也乎柘其瘳乎夫國非民孰守課非地孰產地弗均則課殿催愈急則民疲窮則變變則通此其時也子其勉之賈侯再拜曰敢不受教遂以均田爲己任審疆界定步法檢執事經財費凡既備矣乃請於松溪公松溪公以功專而

人未協未可也乃達之上官上官曰可松溪公又以事大而謀未協未可也乃選屬官才廉者分其任甯陵令張君炫考城令耿君世慶府知事張君山甫睢州吏目魏一民即牛鬪城立標爲中外別四區東南天字號東北地字號西北元字號西南黃字號官任一區區分一號履畝步算櫛比而瓦合典史水靜則刷各邊界賈侯則綜理羣分精覈隱匿焉既而得地一千九百一十四頃五畝秋夏均糧二千七百一十五石二斗七升紀區會數編管列甲准地任稅頒民藏府官不煩刑吏不造

僞富不趨輕貧不苦重上下稱便焉君子曰舉事視才
更化觀時同心驗德成功有斷德者蘊之粹也才者發
之敏也斷者決之健也時者數之會也德以徵才才以
副斷斷以趨時罔有不濟乃若柘之田糧不均也久其
爲弊也牢不破松溪公傷悼若切諸身賈侯聞教即見
諸行端焉既啓志焉能繼驗之心不同乎上畫其綱下
修其目才廉之選疆界之審步法之定執事之檢財費
之經若庖丁解牛排擊剝割芒刃不鈍其事不舉乎識
微者有所待應需者逢其期變易以從擬議以成其化

不更乎且勞逸罔計謗言罔恤刻期而就汲汲於若不獲已而然其功不成乎功成以斷化更以時事舉以才而本者德也二君子惟德粹故其決健決健故其幾際幾際故弊革持此以往天下可也而況於柘乎課自此而最民自此而甯漑自此而舒治自此而易柘之瘳不誠然乎哉詩曰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松溪公有焉又曰不解於位民之攸暨賈侯有焉松溪公名念平定州人乙未進士前禮科右給事中號松溪賈侯名東山蒲州人辛卯貢士前知臨照縣別號西溪紀之日事竣日也

修城碑記

許士奇

柘於九宋爲附庸也俗狂獠而民椎結猶有龐樸之遺
焉慨自秦寇躑躅中州以來幾無淨土向也恃潼關一
隘劃以爲限蓋入關之賊不得復出出關之賊不得復
入今則倏出倏入如狂瀾轉徙僉號曰流賊賊真如流
流而不知砥聽其汨汨胥溺甘以吾赤子葬鯨鯢之腹
將奈之何計惟有固圍之法於是爭先繕城者不獨鄰
封諸邑即吾歸郡如考如虞皆次第修舉而柘邑比之
他邑似較異焉說者曰鳩工速破冒絕費辦省予謂此

皆落成後鋪揚盛美之談也當揆其始事之初精心銳意排誹謗怨讟於度外而出其疇昔講求經歷之熟嘗若雲槃杜先生者可謂柘之長城無怪尸而祝之萬口同聲也先生以名進士起家於李尋補拾遺其曩日身親邊城諸堡罔不察其堅瑕審其形勢蓋有成算在胸若預爲今日葺戶扃牖之防者至於堞甃有法臥壘二層豎拔一層築基有法入地五尺頗斜壘甃引線於百尺之上懸之爲準以次受繩取勢似坦不覺陡絕而雲梯不能躡城寸步他如雉堞崢嶸角樓鼎峙更有轟削

最高之敵樓八座登臨眺望極目百里先生各割疆界
分布鎖鑰與子弟諸孝廉讀書其中燈火青熒呬唔丙
夜若以成樓爲焚膏繼晷之地嗟嗟有城若此有守城
如此之士大夫可不費國家一金鼓一兵矢望而坐退
賊氛如衰草寒煙摧沒於影滅跡絕之中矣諸如此類
洵備法備善且堅厚密而雖積雨滂沱無蟻穴可注滴
水焉譬之證無上菩提非有尊宿導師指點說法其奚
所適從耶我朝先輩名將戚繼光守薊鎮建敵臺千二
百座塞上周垣二千里分地受工跨牆爲壘爾時帑發

止萬緡經費考工當百二十萬柘彈丸民貧縣官之搜
羨鄉紳孝廉青衿之捐助計五千餘金工已告竣尙餘
千金可爲今日新令李君增補其所未備用力省而成
功速誰之力歟誰之力歟即起戚南塘先生分席講論
亦當北面杜先生也惟時孝廉王君應昌選貢王君三
捷王君巖生員王君嘉鳳輩武會舉陳君應星等不能
備悉然皆爭先響應先生自樂有同志也是役也馬令
創其始左令竟其局而不佞承乏柘庖今歲丙子春寇
警漫逼相與登陴設械通宵達曙偕鄉紳遙望賊騎環

選外隄踉蹌不敢迫視遂藉諸君子以無恙則不佞私
銜相成之雅焉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杜齊芳

邑人

有天即有地有地即有山川都邑凡天之下地之上無
往非土也物託之而蕃阜人託之而康庶神託之而靈
爽凡天之下地之上無往非土無往而非土之神也國
家洗滌天地爲神人主取有裨於民生者肇禋肆祀別
岳於山分瀆於水各有區宇不得越其封而亂其類焉
獨於土之神無有限域祀之宮則爲中霽祀之野則爲

社祀之都邑則爲城隍以至數家之聚數井之原數里之郭皆得建祠設祭以致億兆所願致之心然後安於上而弗遷依於神而不瀆是聖人以神道教天下而一人心者何也人生於土者也夫以渙然不相屬之人侗然無所知之心使昧其生生之原而致於一則耳目之招誘意識之奔馳將必於生以外之營求生以後之習染交構而俾之貳貳則不致於一雖古之治天下者無以施其術况末世之人心能家諭戶曉而求其趨於正路者哉故貓鬼狐神仙乩邪馬之恠入而心憎矣

幢鼓吹膜拜跽步之形入而目眩矣唄誦咒符琵琶叫
號之聲入而耳聾矣目引之而成俗事逐之而成務非
有拔俗邁衆之人烏能知生之所自始又何惟其憤憤
然終身而不自省者也吾於繕修之舉而知衆心之一
也吾又於城隍祠之繕修而知衆生之不貳也治美俗
醕於是乎在區區鳩工庀材振廢飭觀非所論矣或曰
城隍之爲土神也何似曰猶之祀火復祀竈也是役也
費餘仍置田三十畝以食廟祝先後其事者若干人服
役者若干日用錢者若干繕是爲記

給諫雲槃杜公修城碑記

王應昌

邑人

蓋凡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即士君子亦多見已然
不見未然我柘爲朱襄氏故都封建以來越葛天陰康
無懷以迄漢唐宋中間治亂相循興亡屢見從未聞有
啓基宇而大創建之者即今新城改在嘉靖中年又將
百年於茲矣規模日隘風氣日削又安望其起敝維衰
有煥然更新時哉今上八年爲歲乙亥正值流寇渡河
而南五郡震驚旦夕莫保凡此柘人之宋不可之陳不
可或免投於鳴鹿或鼠竄於沙隨雖忠義所迫不得不

爲守死之計而人心風鶴實惴惴於數仞沙城一線隘
津所幸賊騎未薄城下耳萬一狡焉思逞其不鳥驚獸
散土崩瓦解者幾希雲槃先生慨然欲易甄城即不惜
數千金首倡義舉當是時鄰封諸劇邑尙未敢輕言築
鑿而我柘彈丸地不過二成人不滿萬戶輒爾開先首
事允涉不量亦屬創聞故一時士大夫共相驚駭以爲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城其隍乎此
蓋所謂不見未然者也議既定乃徵甄徵灰鳩夫鳩匠
柘之人又共相嘆息有莫保身家之慮其殆所謂難與

慮始者非耶乃不三月閒東西南三城告成矣舊制南門直衝縣治納予議改轉東南一時高樓聳峭陽明獨尊觀者奇之凡此皆馬公經創始相與有成其功不可誣也既而左公修其北面李公修夫二樓迨至郭公六濬海濠遠築羅成五門鼎峙則洋洋乎大國之風乃先生猶慮有城不守猶然虛國也故上下和衷同心共濟且多輸金粟以助貧者又慮守而無器亦坐斃之道耳白刃可以空拳冒乎乃搜金鐵廣置守具起而和之者凡數十家踵事增華神器森然侈言之殆若王將軍武

庫然金湯既固人器相習頻年強寇掠城而過者數次而登陴而守有所恃以無恐較之向者張皇錯愕之况大不侔矣乃始上下歡呼舉手加額稱頌先生之德不啻萬餘人且欲鑄之石以志永久而丐言於予予爲蹶然笑曰夫固向者驚駭嘆息之人也而今若此耶雖然此正所謂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而見已然不見未然者也因嘆古來任事之人當其決大疑定大難真有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甚至身家不顧性命不顧及其事定功成然後知其光明磊落如日月麗天星躔垂

次天下仰其明泰華凌峙矗雲穿霞天下邈其崇滄海
深廣浩渺無際天下讓其大唐之狄裴汾陽宋之韓范
溫公吾鄉之雲槃先生皆其人也即其在晉定蒲州之
亂不動聲色而渠魁就戮及其立朝忤逆璫之醜極力
匡救而太阿不倒使竟厥施定當勒石燕然圖功麟閣
可作國家萬里長城區區修城特其一斑云先生名齊
芳字元鞞別號雲槃登萬厯己未進士筮仕平陽司李
厯轉刑科都諫所著有菽麥辯飛蓬吟數十卷行於世
尙有嗣刻可備文獻若先生者蓋亦人傑也哉

國朝

漢壽亭侯關公廟碑記

王應昌

邑人

歷代建寺立祠皆神道設教之意容有事設幻杳儒者
非之唯漢壽亭侯關公固人而神者也又臣而神者也
其節著於西蜀其心表於天日生氣不磨惟此扶漢一
念後世追尊以王比隆於天恐大非公意公視天下猶
然漢家之天下故凡可爲社稷生民福者禱無不應其
在柘自成邑以來水旱不爲災者幾百載頻年寇驚鄰
邑受其屠戮而柘獨享安全邑人感公之靈尸而祝者

殆無虛日去冬人民雜居淫污祠旁神實弗逞焚正殿
一楹於是邑之士大夫同心合力不募化而廟貌重新
或謂棟宇屹然真足以壯雄觀而爲帝者居哉予曰不
然謂之曰帝非都城不以祠非九楹不以居禮行九獻
樂用八佾惟天子得而祭之而公固人而神者也又臣
而神者也茅茨土階之風亦可以妥神靈澗溪沼沚之
毛亦足以昭忠信故蘇子曰神之在天地閒也譬如掘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予因而推廣其說曰
人之立祠以享神也譬如掘井得泉而乃於此見水是

或一道也

舊城關公廟碑記

王應昌 邑人

漢前將軍關公正氣於昭累朝嘉賴余既記之新城廟中無何故都人士亦重修公祠應有記事之文余其就地言之可乎夫柘爲朱襄氏故都封建在唐虞以前其在漢時即不爲公馬蹶所過想亦爲公顧念所及乃自河伯爲患城社盡空一切公廡神祠無弗湮沒乃獨於殘疆破宇之中棟折垣傾之後一綫香火不絕於佛豈公之神獨眷此一塊土而呵護之哉正其正氣於昭人

心丕承故一二子遺之家猶能尸而祝之謂非公之神
有以呵護之不可因是有感於古忠烈之臣氣可貫虹
血可化碧睢陽一守完天日之節朱襄一戰寒逆奴之
膽無不當時依賴後世尊奉若公者心如青天白日信
如四時金石歷代推崇已極獨至我

朝尊之以王尊之以帝尊之以天雖豎夫牧子無不知
爲漢關公者史曰漢雖亡猶凜凜有生氣信哉

建橋碑記

陳英畧

邑人

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先王之制也迨後司空不

視塗矣川不梁澤不陂濡首罔濟其傷實多柘邑慈聖
鎮北巨河橫流聞之老人曰此黃河故道也上接平樂
延錦襄下遞鹿毫蕩江淮勢不與溝滑同觀浚注洄寒
之悲曷勝記自我

朝定鼎大亂甫平水爲民害仁人惻之略先人本邑庠
生諱嘉謨字翊吾順治丁亥春築徒杠五孔奈天道無
常頻築頻隳余紹先制建磚橋三孔毀巨產罄貲囊亦
爲山一簣作進基云爾復不憚走銀鹿募諸公共勦厥
事又惟恐規畫未善攜僕北上遇老人息樹下斧鋸諸

器傍置余就而論橋事老人以圖示予若指掌及歸玩其圖思規模度數作用不覺翰音傳子半矣方含慮就榻夢寐神思惟橋飲食起居惟橋風雨暴日惟橋心瘁力疲不知勞稱貸借貲不日苦經營糾置三月告竣過橋者勿曰余功也先志能伸萬一足矣雖然微諸公聿何及經曰大慈曰普渡諸公以之夫余平居聞一善必詰姓名與里居甚則叩生平執筆端書於屏若諸公德而闕姓名不惟無以彰公道過者有不及知之謂余亦不能歷歷而長耿也安問奕禩矣鐫碧礪以著爲善之

盛事共慶橋梁之落成

採朽閭遺書增

重建東曹寺記

陳英略 邑人

憶昔東曹創建略據太夫子碣記敘前記洪武年僧洪
瓚肩一衲肘一鉢觀形勢有梵氣建刹名曰東曹多異
解余考誌東訓鐸聲曹衆也警世覺民之義與深哉歷
正統成化寺稍治及正德年僧洪池極力經營而廊腰
縷迴簷牙高啄盤盤囷囷不減瑤光永甯之盛誠宇內
之奇觀也猗歟休哉至矣略按佛家西域天竺故居也
釋姓悉達太子跣足偏衫不飲酒不茹葷清淨無爲煉

成金鋼不磨之軀立不依形行不恃力存不待生亡不
隨死深無上之法握天地之柄操鬼神之權以經文而
覺羣生以偈呪而解冤苦浩浩乎一天而分爲西天主
號沙門諸佛皆秉教焉奚須東南一刹西北一寺且廊
腰縵迴簷牙高啄盤盤困困瑤光永甯之奇觀爲哉洎
漢武帝焉支山得休屠王置甘泉哀明踵求釋迦傳像
攝摩竺闍等東渡佛始入中土勅封三教與尼父並尊
代代守法故建寺立像建之立之又惟恐不盡善且美
也是以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盤盤困困瑤光永甯之設

也夫東曹昆廬下院也曩日奇觀之盛已杳矣茲值崇禎兵火之害其敗壞污穢踣涼之狀睹之余心若刺今又風雨之屢摧兼以樵牧鳥獸之日殘更加蟲鼠剛鹵燥溼之浸毀廟僅存者一二像不頽者無一岌岌乎將爲荆棘之邱墟心又胡安延及

大清康熙乙亥略修補天橋方竣急欲事東曹囊空力疲不敢遽舉議衆者三先自中宮始次及兩廡曰亦可矣余思山門等不設人將指之曰某也理某也缺某也修而未全多口交譏其誰屬之予耄之五久盡世棄罄

囊奚濟心孔悄矣不憚走銀鹿募諸公役役乎四廟森
列參差以成星拱之勢內外煥然一新或庶幾矣雖然
新則新矣僅粗跡耳視昔之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盤盤
困困瑤光永甯之盛不亦赧然增愧貽羞哉噫嘻瑤光
永甯之盛誰不樂爲若力不足時不逮恐遺半途之嗟
耳略量力審時酌材度用不知幾經參伍而始克告成
較之荒涼之日亦稍慰矣而又不敢康也後有時力公
宏其規精其制鳩工庀材丹楹刻桷亦廊腰縵迴簷牙
高啄盤盤困困不減瑤光永甯之盛更進而爲奇觀者

余欣欣然祝曰庶事畢也寺告竣也佛之感也諸公之力也百姓之福也抑

皇王之慶也三百二十餘年之梵刹又一治也

余修東曹寺與補天橋家祠三事始焉不知何以擅舉也歷歷魔孽之遭大小強弱不知幾數數靜夜思之是天不欲成斯功假魔以敗乃續耶抑加之魔更願其心以煉予之性耶皇皇若弔正其心誠其意不惜材不吝貲苦勉三果可以告天地以質鬼神以對

祖先嘿嘿中大義昭昭余亦不求深解

探朽閣遺書增

邑侯白公去思碑記

周普 邑人

侯諱登明號林九遠東蓋州人由貢士順治五年四月
任至十年三月陞江南太倉州知州公天性仁慈操守
清潔培植良善節制豪強不逢迎上司惟知軫恤荒殘
多方招撫走遞馬匹官衙自養歲省里下數千金加派
河夫力請停減永滋民利億萬年清查懸派地畝則糧
差有歸不致獨累窮弱之氓均分九鄉方位則賦役惟
平盡革奸猾詭隱之弊錢糧聽民自封詞訟片言立剖
靖寇以安民則村落無昏宵之警驅惰以歸農則荒蕪

得倍獲之獲起解京邊錢糧官差給費從前賠累之憂
一旦消除買辦接濟漕米選擇廉謹向來侵漁之弊盡
行剗斷日用薪米平買則市途商旅雲集兵馬獨力供
應則郊野鷄犬安眠兩次禱雨隨時即降禳解牛瘟三
日頓消作養生童捐修魁樓廣設義學申改鞠路裁抑
使客以及省廚傳緩催科講鄉約禁監免絕請託惡逢
迎尤所難及莅任五年始終如一淡泊寡欲甯靜好學
退食之暇手不停披口不絕吟誠百年僅見之循良亦
近今難觀之醇儒也是以遊樂土者萬口騰懽攀南轅

者塞途灑涕謹立豐碑以永去思云

張公變甘園記

趙皇梅

憶與張公淨邱讀書陽武別墅家徒四壁而圖書萬卷
攤讀自如每相過訪則貰酒高歌不丙夜不休公嘗謂
余曰吾儕業已屈首受書出則銘功旂幢建伊葛之業
處則棲心蘿薛樹箕穎之操安能碌碌風塵作牛馬走
也無何公登北闈賢書出宰朱襄或曰公故豪逸人也
一旦製錦花封必且瓌恠驚奇爲赫赫不常之行如童
不其輩余曰不然公天素高亮而雅意澹甯所謂身朱

紱而心巖岫者也余嘗與之歷覽吳越之墟見其山水
文史而外一無所嗜蕭然有出塵之姿豈宦游而忘厥
初服耶丙申冬余攜蒯緜策款段過訪入其境而民号
繡袴入其庭而工歌於薦入其室而紳仰典型士欽模
楷於是喟然曰美哉颯颯乎其古循良也歟哉頃之引
余歷觀其園亭之美且曰茲故廢墟也自余手闢荒蕪
而始成此園園外有井井故鹹不可食今則甘冽清寒
矣因命曰變甘園稍北編竹爲籬籬內作一屏亦以竹
爲之屏間蹲一卷石盆內蓄金鯽數尾環植花木數十

本宛然山林逸士之居也暇則相羊水石間聞鳥聲而
訊松籟悠然輒進一觴自慰又北築草堂一區命曰蘿
易軒取唐人不將蘿薜易簪纓之意且欲不忘初服也
子其爲我記之余曰他人涖一邑刀筆筐篋拮据不暇
而子從簿書之餘幻出福地彝敦金石之玩縹緗翰墨
之娛賓從文酒之歡不減白蘇當年子其仙人王子喬
後身耶昔歐陽永叔在滑州建畫舫齋以賓客觴咏爲
樂而李錫之爲蘆城令苦水變爲甘泉皆宰官而兼居
士之逸韻者也今子文采風流與之相似異代同芬足

以埒兩漢循良所謂火食神仙衣冠巢許子真其人矣
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重修城隍廟碑記

李元振 邑人

國家肇修祀典自郊社壇廟以及名山大川五岳四瀆
各有祭舜典曰望於山川又周禮大宗伯有血祭豕沈
之儀其於宇宙郡縣凡境內山川俾守土者皆躬詣致
祀以其施澤溥惠功被元元也若夫聚一方之民爲高
城深池以衛之必有城隍之神以主之蓋守令治民生
於昭昭之際城隍司民命於冥冥之中其道一也故其

在京都也既耐享於山川又設廟京尹祀之其在外邑也設廟守令祀之凡蒞任伊始必與神誓此神之所以獨尊而廟宇之端嚴爲綦重矣且也人心之敬肆尤善惡所由生推而即治亂所攸關夫秉禮蹈義類屬君子畏法懲刑多在小人嘗見強梁恣睢之徒藐視三尺及其對越明神未有不氣喪神沮恐懼懾服即愚夫豎子奔走悚息匪僻之人每潛消而不自知則是威靈所被甚於桁楊刀鋸更足以補王政之所不及矣使其荒涼頽廢入焉而弗肅瞻焉而不畏烏所云禮樂鬼神幽明

之閒交相爲治也乎柘自罹於水患徙置新邑廟建於城西南隅數經修葺歲時風雨復見凋殘矣邑令史公蒞任以來凡城垣倉舍橋梁溝渠莫不次第整理復於茲廟也捐俸倡先鼓舞士庶以共襄厥事不數月而煥然改觀焉夫爲政之道治民事神而已公樂易精明旣錫編戶以康阜復輝煌廟宇肅愚氓之瞻視庶幾趨蹌伏俯恍陟降以來格睹洋洋而如在息狙詐之習享和平之福蒸蒸日上然有仁厚之風是柘之人蒙神庥者誠未有艾而公之功愈不可沒也公諱鑑號平泉浙之仁和人

人維時儒學教諭劉景訓導趙濬典史陳有佐董其事而鳩工者候選經歷吳岱也例得併書焉

中丞佟公題闕柘城夫柳德政碑 李元振 邑人

國家承平日久寓內阜康經費諸大典視

世祖章皇帝龍飛之初黔滇海筵軍興師旅之需十減五六今

皇上如天好生公美利於四海一時在廷諸執政復能愛惜物力以仰承德意凡夫郊廟壇墀禮樂燕饗祿廩賞賚以及殊方異域重譯而獻琛者類皆錫予優隆彰

柔能之化度支之臣持籌而計未嘗言有無焉獨治河一事迄今三十餘年發內帑權商榷厘

睿慮殆無虛日議者謂積儲大計藉轉運於東南黃河淮陽閒爲運道所必經豫省潰決無常豈特封疆攸關更係漕河此治河所以獨甚於豫也夫柳之費有加無已膏脂既竭追呼方殷厯歲拮据固已支持維艱矣近復協濟江南諸工柳東水陸之費計河臣奉部估所發者奚啻倍蓰柘隸豫省之東偏地瘠民貧困苦尤甚譬諸焚溺之人復督以拯焚救溺焉其不淪胥以沒也幾

何哉公下車之初咨諏輿情力爲萬民請命謂夫柳莫若官購協濟萬不能支

詔下廷議僉善公策不旬日間悉荷

俞允一時士民懽呼謂公於我儕有再造之功矣余惟古人臣之致主也有遲以歲月而始得信其志者矣有俟乎悔悟而始得行其說者矣昔趙忠獻啓事補牘再進呂文穆薦人三問不移皆遲而見信公之撫我豫也時未歷乎期月毅然爲蒼生造福舉通省之殘喘甫奏請而登諸衽席固我

皇上神聖卓越千古而公之惻怛下周乎羣黎精誠上格於

朝廷愈於趙呂兩君子多矣邵子謂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賜公之寬我民力恤我民命爲何如也嘗觀唐之都督節度使得入同平章事今督撫大臣亦入爲部堂宰輔漢王衛尉謂高祖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公泄政無幾已惠被嘉師如此竝見功德洋溢膺

內召贊機密澤及普天旋將珥管而紀其盛矣豈徒曰豫省之慶一時之揚挖云爾哉公諱鳳彩字高岡遼陽

人維時涖茲土者藩司金公鏊臬司李公士楨管河副使崔公維雅守道參議上官公鑑柘令則潛江李貺是皆爲地方申請者也因並志焉

中丞趙公捐免協柳德政碑記

寶克勤

邑人

聖天子在上統乾綱御八荒河清海宴重譯來朝方岳重臣咸導揚

朝廷德意休養生息俾小民享太平無事之福亦良難矣乃擁旄數日即救焚拯溺與民更始省數十萬金錢藏之間閭使人得蒙業而安斯稱難之又難者哉我大

中丞趙公以命世之才恭膺特簡開府豫中豫民翹首望曰公累世勳舊爲世所依賴今撫兩河吾屬有幸矣下車值歲暮未及視事迨春正十有七日啓筴理機務諮衆議申條約飭清廉警貪墨禁濫派懲河徒凡興利除害善政種種閱二月十有一日頒示東土特除我柘六州縣協柳之害以日計之公任事纔二十有四日耳而軫我窮黎霑大惠在旦夕聞一時黃童白叟焚頂額賀曰吾儕小人不知所報惟位列三台調和元氣世子孫昌熾作世甘霖是願以公節鉞甫臨而仁恩普

及人人戴之浹入骨髓至稱道之不足則歌頌之歌頌之不足則尸祝之嘗思古之純臣以天下爲己任於民人有丕造之功微公其誰歟方今河工底績實賴

皇上如天之仁如神之智屢經指畫行所無事以故河

伯効靈黃淮交會漕艘歲達京通坐享萬世無疆之利

其時臣工加意溝渠有惠及蒸黎者亦有一隅之工騷

動他邑者往歲虞城之黃堦壩有事修築議者謂官柳

路柳採可立辦乃當事又詳請牽合令隸歸德之屬邑

均之而柘得協柳之數八千夫柘以彈丸瘠區去黃河

二百餘里既非產柳之地復值水災之餘適當此役驚惶莫措力不能支公訪民間疾苦得其狀急止前任所派者謂一役之興未可疲諸州縣使供己也爰倡率監司諸公捐俸四百金遣送河干備用凡永夏雖甯鹿柘無柳之州縣盡將協數免除由是派者止擾者甯拖累者息喘焦困者復甦不啻饑者投之食渴者賜之飲也噫公治中原無一歲而活人之性命莫人之室廬不崇朝而化洽顧至此哉憶康熙十有二年撫軍佟公澄茲土首題免夫柳如所請行民德之勒石以紀迄今三十

餘歲不聞派之民間者皆佟公之賜也獨三十六年豪
蠹奸胥巧爲腴削中飽之計復勒協虞工究竟柳運河
岸棄如泥沙徒耗民財斃民命非部行定例令某邑協
某數後之好事者安得借茲陋舉以爲口實公洞悉無
故之攀累而豁除之一檄行雨露徧視佟公之題請動
需時月得惠之緩急更自不同公之再造德速化神以
致心悅誠服較昔誠有加矣柘邑人士屬余爲文以記
之余惟我公以秦關華胄爲斯世儀型自太公勇略將
軍輔翼 王室勳標麟閣海內荷鴻庇素矣公伯仲繼

起杼名世材猷爲 國家柱石公與提鎮公宣 上德
威封疆鞏固而掌絲綸陟侍從者且退食委蛇優游贊
勩於內一家多才萬邦爲憲罄公施設不第豫土蒙庥
雖徧海隅猶是也不第捐柳布惠雖整百度統此也不
第敷政之二十有四日省民財數十萬雖終其身爲鹽
梅爲舟楫養天下之物力培宇宙之民命取諸其夙抱
裕如也余不文將珥筆而爲公紀後效爲 朝廷慶得
人焉公諱宏燮字亮公陝西延安人時各輸銀採柳以
甦民困者方伯許公諱嗣興臬憲高公諱啓桂分守道

參議崔公諱徵璧管河道僉事王公諱進楫也柘城令
連肖先曾經詳請典史陳有佐例得並及之

見日錄

朱陽書院記

耿

介

登封人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擇民之俊秀
使之藏修游息於詩書禮樂之席以變化其氣質陶鎔
其德性此三代以上所以世際雍熙夙哉弗可及已周
室衰學校廢絃誦之聲罔聞春秋時夫子以布衣垂教
萬世洙泗杏壇之間弟子蓋三千焉傳之曾子子思至
孟子而不得其傳浸尋漢唐百家二氏皆得與吾儒抗

衡教學不明風俗人心日趨於敝宋興五星集於東井
大儒輩出往往依名山勝地以相講授至道景佑間天
下有四大書院嵩陽睢陽岳麓白鹿天子嘗驛致經書
俾生徒肄業由是海內熙然向風書院之設遂與學校
相表裏蓋數百年於茲矣明季兵燹百不存一恭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乃筮吉東巡

駕幸闕里灑

宸翰書萬世師表考求先賢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勵之者甚厚一時道學丕振庚申余

興復嵩陽書院柘城竇靜庵先生遠去數百里聲應氣
求十年之間六過其地相與折衷天人性命之理油然
樂也戊辰先生讀書中秘太先生道康公創建書院未
就會先生丁內艱歸經營締構爲講堂三楹東西存誠
主敬兩齋各三楹庖廡舍門垣具備邑侯平泉史公
復捐修聖殿三楹以地居朱襄之陽取名朱陽晉江陳
介石太史爲之記四方來學者日盛每月講學其中先
生以書來命紀其事竊嘗觀孔子言仁言孝而知于聖
心傳莫有逾此者又何也是在天爲元而元爲善之長

亨利貞皆元也賦予人爲仁而仁爲本心之全德義禮智皆仁也仁之發而爲孝而孝爲百行之原弟忠信皆孝也蓋聖人如天然即一二言而包舉靡遺教非此無以爲教學非此無以爲學果能主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去私躬行以踐實擴充以達用覺不覩不聞之時有一念之不謹即非仁也非孝也綱常倫紀之間有一行之不敦即非仁也非孝也視聽言動之際有一端之違理即非仁也非孝也應事接物之頃有一毫之或僞即非仁也非孝也大學之明德明此者也中庸之

誠誠此者也孟子之養性養此者也推而至周子太極
程子四箴張子西銘朱子仁說無非體孔門之旨一以
貫之者也學者其知所以用力哉余蓋深契先生與平
泉史公發揮仁孝之理切近精實故推廣其義而爲之
記

朱陽書院記

陳遷鶴

晉江人

登封耿逸菴先生講學於嵩山靜菴竇先生共倡明焉
尊人道康公闢地於柘城東門外爲書院以其地爲古
朱襄氏之墟也擬其名曰朱邱靜菴以問於予予曰書

院當朱襄之陽以爲朱陽何如逸菴道康二先生聞而稱許遂額書院從今名靜菴先生因命予爲記予謂陽也者天地之大義也日月之行星辰之運川嶽之流峙物類之長育恃有陽而已使天地一日無陽則二曜晦而不明五氣塞而不宣沍寒結而高下或崩或闕凝凍堅而飛潛動植之成形成象者或折或摧其爲禍於兩閒者豈有既乎是以善治世者必顯其道昌其德禮樂刑政懸之中天而皎然一時君子進小人退魍魎附兩不敢肆於亭午之方中詭譎詐謀悉消沮於冰之既泮

故以候言之曰陽和以人言之曰陽剛以象言之曰陽
明泰德亨通羣賢彙茹斯其效之極致也聖人作而五
經立道統開而源流大自有訓教以來千聖諄諄反覆
何一不爲人心扶陽計哉爲不善者於閒居不於大庭
閒居者陰也大庭者陽也禦人貨者於險仄不於康莊
險仄者陰也康莊者陽也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出
於危入於平出於微入於顯聖人精明以察之兢業以
守之其義在於體天地之大生法離明之常照而已蓋
讀易至剝復二卦其說彰明較著矣剝一陽在上近之

者無不利應之者無咎復一陽在下近之者吉應之者
獨復夫一陽在上譬之於日則既西矣在下譬之於日
則方吐也昭昭之光何如炎炎而近者應者吉利有加
予以是知聖人垂訓至精且大也人心值百物交攻何
啻五陰而有暫時警覺僅見一陽然猶幸幾希之存故
雖沈溺之已深每愧悔於平且雖流波之長逝或挽回
於末景陽氣在中係賴至鉅彼夫聖人之心學天者也
純亦不已如日月貞明賢人之心若揭日月雲或翳之
中人以下終風且暴終風且霾曠曠其陰虺虺其雷曷

有紀極所恃天地之陽無時滅息故人事極紊而常理
人心極昏而常悟撥浮雲見太空扶微陽至剛長進庸
愚納聖賢之域周程朱張諸君子言之亶亶後有作者
講學明倫諒亦不能舍此而別立大義也逸菴先生當
今醕儒靜菴先生操行純固予每方之曹月川父子修
明道學書院之立規條一倣古人非淺陋所能裨益然
朱陽之名既自子發之不可不爲先生暢言之是爲記

朱陽書院創建聖殿碑記

竇克勤

邑人

仁和平泉史公涖柘二載政修化行月吉讀法而外惟

以興學育才爲急定朱陽書院成規確有條理值會講期率髦士畢集肫懇啓牖雖風雨寒暑勿輟自是來學者衆遠邇嘖嘖稱盛事顧書院規模甫定贍田未備公時具饌禮學者人競鼓舞雖裹糧來初無難色一日顧謂余曰書院之立與學校相表裏必使學者耳目定心志一而後可以語至道烏容不祀孔子以定所宗遂獨吉度地於書院中央建聖殿三楹捐俸百二十五金構木運石次第作興工始於庚午之秋閱明年辛未稔告竣冬十有二月朔請主舉祀余追隨公後樂觀盛事因

以一言紀其事曰公之有造於柘也蓋在身心性命之閒乎柘自羅水患改遷謀安居無甯宇久之築版興雉堞起經一二賢宰撫摩休息然後漸改前局閱邑乘所載每嘆姜令壽丕造茲十今公更以講道化俗而書院亟創殿庭祀孔子此卓識恐姜令謝弗及也且孔子之道何道乎子臣弟友終身以爲未能詩禮易書春秋竭刪定纂修之力而不敢以爲易書院惟是探討自十五以後漸加功夫以希志於神聖之域由灑埽應對進退以至於精義入神之不容白己此造道之闡闢學聖之

脈絡也雖然聖道如日中天毫無遮蔽往往惑世誣民之說浸淫於後而爲斯道裂豈獨其彼之罪哉亦以吾儒反經不力學術偏駁而不足以衍聖人之正派故異端者流得煽其說而售其術以至貽禍之遠也有世道人心之慮者儻明諸心知所往取孔子之道而確遵之非孔子之言不道非孔子之書不讀非孔子之步趨服習不以之見諸躬則正道明而邪說詖行自驅除無迹矣在昔孔子之備道也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皆其未嘗頃刻廢學處也嘗自言曰下學而上達下

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學其事即達其理日用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又其言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曰道不遠人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聖心所不已於習者道也聖道所不息於教者一貫也聖人扶三綱振五常與萬世偕由者惟此而已子貢悟此而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其所謂不可聞者果何日不與學者言乎如所言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民之於仁甚於水火當仁不讓

於師皆是也至與門弟子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則並
下手工夫明告之矣又其論孝之詞不一而孝經一書
特授曾子實欲完全仁之本體充滿仁之分量使上下
一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中以至通神明而光四海
嗚呼至矣仁與孝固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而後之
學者不可不切求焉者乎余佩平泉公屢於書院暢發
厥旨因記創建聖殿而特揭孔子之教與學者其勉焉
亦以見聖人必可學而至非徒創建崇祀已也

朱陽書院記

胡介祉

中州柘城有著姓曰竇氏族大才多而靜菴太史宗支尤顯當明季鼎沸之時太史祖筠峯先生力闢異端尊崇聖學紹關國濂洛之傳闡鹿洞鵝湖之教惜乎未竟厥志而太史父道康先生及太史接踵前徽海內稱竇氏三世講學焉先是天下有四大書院與學校相表裏而嵩陽睢陽竝在中州數百年來風教之隆人文之盛惟兩河爲最及乎兵燹迭臻僅餘故址其不委之荒煙蔓草中者幾何矣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棧樸菁莪之化遠昭前代一時

文風振起書院稍稍復其舊制嵩陽之興實惟登封耿
逸菴先生身任其事而太史時相過從折衷天人性命
之微講求誠意正心之理贊襄率作與有力焉惟是睢
陽書院之遺尙似有待及太史戊辰捷南宮讀書中秘
道康先生乃闢地於柘城東門外爲書院會太史丁母
夫人艱旋里助先生鳩工庇材遂告成事經營於庚午
之歲落成於辛未之秋以其地爲古朱襄氏舊墟故顏
曰朱陽書院基址廣袤門垣宏麗進而聖殿三楹再進
而講堂三楹存誠在其東主敬在其西庖湑廡舍無不

具備不惟與嵩陽遙峙爭輝抑且繼睢陽之遺烈嗚乎
盛矣太史之功真足仰承道康先生以善繼筠峯先生
之志也夫余于辛未承乏茲土念兩河爲人文淵藪之
地竊有意鼓勵人才亦嘗隨諸公後修復大梁書院特
以簿書鞅掌不獲一登朱陽之堂聿觀其盛爰記數語
志景仰之思云若太史三世家學窮理盡性繼往開來
夫人能知之又不俟余言之瑣瑣也

採府志增

邑侯史公重修明倫堂碑記

竇克勤

邑人

仁義禮智性也具於人心心統性情者也聖人因人所

固有者教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
朋友之信此五倫明之自聖百代率由之莫能易也虞
廷命契敷教成時雍風動之治夏校殷序周庠及三代
所共之國學上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下逮公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於是中受學焉其學焉者
又皆區以節候八歲教以灑埽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
數之小學十有五歲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大學
其設學既如是廣教法又如是委曲而周詳豈強人性
以所本無實導人性以所固有故曰所以明人倫也朱

子白鹿洞規首列五倫其輯小學書提綱立教明倫敬身立教教以人倫也敬身以明倫者敬身也其要總歸於明倫而已既又以明倫二字大書校官講授之堂後世學校徧天下規制廣狹不必盡同其以明倫二字署其堂則合四海如一也明倫之義帝王以之爲治師儒以之傳學胥不外焉蓋綦重哉柘萑爾邑兵燹之後學宮鞠爲茂草一二賢令後先相繼崇起堂構未幾風雨摧殘瓦棟有崩頽之患邑父母史侯起而宏整之鳩工庀材土木匠氏之需皆捐俸給之毫不取之民間以故

不數月煥然改闢閭閻安若無事父老惟聚觀嘆息作
頌聲而已至青衿子弟考業問道安於其所莫不謂昔
之頽然荒廢者今何執經而前噲噲噉噉以甯我躬以
卒我業也非我侯惠心之孚不及此吁美哉政乎侯之
啓牖斯文豈前此所能及乎侯爲政本之以仁心運之
以精明成之以果斷下車來平市價緩征科宣

上諭崇寶典闢書院設義塾以及城郭道塗津梁廨舍
罔不釐然具舉又以公餘種柳植花俾鳥獸草木咸若
其性跡侯所爲殆媲美古賢令之芳躅矣至學校尤三

致意焉既銳意創建名宦祠矣更新魁樓櫺星門一洗
從前之陋而且徐議祭器捐置數百品而復大建明倫
堂導士子以孝弟忠信之行以學宮一事言之其次第
經理不見創造之勞祇覺區畫之善蓋由才大而心密
慮長而見廣故有是也他政事槩可知矣余因是不能
無感焉方今

聖諭布於寰區正學炳如星日士之朝絃夕誦於芹宮
內者率皆號爲聖賢之徒者也爲問易書詩禮之明訓
孔曾思孟之遺緒其教人者何爲則茫然矣又問今日

衣冠步趨之徒儲爲他日公卿大夫之選今日修之家者何事他日獻之庭者又何事則益惘然矣夫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蓋將以崇本敦實率天下而仁義之也今之取士者雖變通乎鄉舉里選之法然猶存其遺於制科中意非不善也士之習其業者灼然以五經四子之書爲標的矣而身體力行者蓋鮮其人則是以五經四子之書爲咕嗶之習非爲進德修業之地也爲利祿之階非爲綱常名教之務也濂洛關閩闢五經四子之奧而爲儒學之大宗紫陽復集諸儒之大成

以續尼山集羣聖之大成此百代人倫之至者也今人盡讀周程張朱之書爲問居敬若何窮理若何力行若何則且嗒然若喪矣又其破裂聖道者詆詩書爲糟粕視傳註爲支離驅人於恍惚不可憑之境以長其恣肆無忌憚之習此非經不正而邪慝興爲世道人心之害乎故欲維世道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明人倫夫倫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所謂人性具於人心者也安可使一日晦於宇宙間哉余昔諭泌居此堂思此義嘗以古聖敬敷之戒糾悚寤寐

因與泌士明五教之旨剖考亭之傳不敢圖旦夕安荒
烟茂草之區每想倫紀修明作絃歌颯颯入耳聲而愧
未逮今思之猶如昨也因侯重葺是堂而並及之蓋有
見於邑宰爲邦家之型風聲所樹由此始也至倡導人
倫鼓舞勸迪實司鐸者事而諸生習禮於學舍正不可
不講人倫之大道於未任天下國家之先蓋上下均有
其責焉矣昔魯侯戾止泮水講學行禮詩人歌芹藻願
獻囚而獻功焉余於我侯在泮亦願飲酒永錫尤願多
士克廣德心將人性之善於此可復我侯之倫教不蒸

蒸然進於古哉侯諱鑑號平泉浙江仁和人董事者教諭湯伊知訓導馬國琇生員王楨周式金玉臣恪周報極吳荆工始於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之秋竣於三十二年癸酉之仲春於是乎記

學箕園記

寶克勤 邑人

書院之坎向依舊城郭爲山背水爲池者予近所闢園是也然則闢園既有其地矣而命名安敢不有其義夫名之將以實之顧此名思此義烏容苟也且予之闢園豈以禽蟲草木足以悅心志娛耳目已哉蓋將卜幽居

爲學習地也古之爲忠信篤敬者參前倚衡之念隨所
立所在而見推此志卽一遊一息一嘯一歌率是道也
謂關園徒適吾意已乎竊嘗誦學記弓冶二語重有感

焉感夫弓冶末技尙成箕裘之緒况吾儒之於道乎習
之有常則浸浸然之乎此矣久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
焉則世其業矣是故君子志學之爲貴也良冶之子必
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記亦謂人之志學宜圖漸
進勿使驟耳以學箕名園不敢忘此義也而抑自有率
先之意存焉者弓冶之家學爲箕裘棄此弗顧未免爲

墮業儒者之家以仁義爲灌溉以經書爲栽培是箕裘之業也徒馳情於山壑溪鳥日役志於植木種花不幾廢時曠業乎園之左有先大父筠峯公祠在焉是固邑人請祀於鄉者也舊與園基聯而無別區之自鄉人之請祀始爲子孫者入其園即登其祠登其祠即思其業其有不忱然而驚奮然欲起者曾學箕弗若矣而可乎哉予聞是園謂宜以學箕之意通之而已矣若徒視爲適意之舉義何取焉雖然志學而進必以漸法祖而世續其業是天下之可以適吾意者莫是園若也非園能

適意亦人之適意者能用是園也是則學箕之道得也夫

邑侯史公創建名宦祠碑記

李克廣

邑人

肇興土木成於無因創也有因則尋舊規整墜緒不過增脩云爾將焉創然亦有有因而成其所因不過從前相傳之空名成號非因其木石之使用力少而成功多此則不謂之創亦不可非尋常有因而成者之所可比也如我侯之葺名宦祠不階片瓦寸椽而非常傑構突起於濯濯一塊土上我故不禁大書特書曰創不敢舉

補葺之詞以相加遺也按名宦祠隨學宮建設享祀春秋亦視丁而二固一邑之建置與明禋所關匪是則缺而弗備典甚鉅也凡加意地方者固未有不亟思建立以隆經制者也柘自兵燹後名宦祠邱墟矣蔓草露零誰覓雕梁畫棟白沙風捲何由奠幣陳牲是可惜也侯則念之於是創脩之議興或謂祠柘祠也宜柘力侯曰名宦諸君子皆所以惠愛柘者也豈吾葺茲祠而反以累柘乎是殆不可說者猶謂侯以兩袖清風創造無因之工將爲無米炊耶即必欲振興大役不全責柘柘半

侯半共襄厥成亦可謂平恕者矣顧皆不納獨捐清俸
庀材鳩工凡累月而竣事棟宇簷楹丹堊雕鏤既華且
堅侯之功於是乎偉矣先是予薄宦宛南丁丑之秋奉

部檄離任赴補過故園見城郭衙署橋梁道路靡不脩
整固心折我侯之偉績可謂加意地方也然又念名宦
之邱墟者不知其仍故否也及過學宮乃見煥然鼎新
者非復曩日之邱墟也且聞我侯振興諸役先名宦後
及城郭公署又後乃及橋梁道路至是愈心折侯之偉
績又深服侯能明治體輕重緩急不差銖兩侯之功皆

林城縣志 卷十 至
侯之經濟學問也嘻宦何以名此卽其所以名也吾知
異日者祠中早設一座以待矣

史公種柳記

李芳廣 邑人

功成於心之有餘而事起於情之專注故凡人之肇舉
一事者必其才力足以及之而後之人往往思其首功
而覩物流連而不能去如守土者繕城郭濬河防飭祠
梁勤樹畜皆其任也顧吾見今之官其地者或傳舍視
焉而一切置勿問或膠膠擾擾於刑罰賦役之中甚或
鉅其思疲其精於奔走迎謁之下而舉凡教養之大務

百廢之宜興率缺焉而弗講况於遊觀之適草木山水之細非鄙之爲弗急則謝之爲勿違此無他其心無餘情不寄而才無以給之也古之人開物成務既有經緯

萬類之猷又以其餘及於制器尙象小物不遺是由其思長而慮周故能創者卽能垂而千百世後亦利賴之無窮柘邑侯史公治柘期年柘綦理矣刑法平催科緩盜賊屏桑麻蒔絃誦興一日者登陴而望曰荒哉柘旣無邱壑之致供遊者之憑弔觀覽而郭門之外童焉蔓焉此蕭蕭數仞之雉堞其陋人岑寂乎吾見昔之爲政

者有若教民種籩韭者矣有若種柔桑者矣種萑葦者
矣流風遺韻奕世歌思矧斯城也長溪如帶大隄逶迤
盍植萬柳以娛吾民乎期年柳成陰柘有故城今爲巨
澤方數十里時惟春也萬絲搖烟與清波碧流相掩映
夏則荷放蒲綠漁艇往來於其際柳之下有維舟者有
櫂而歌者有弋釣者有行且肩而憩者有父老子弟攜
壺藉草爲樂者每當月之東升雨之初霽又有鳧鷖雁
鷺之屬飛鳴上下於烟波淼渺之中而霜落雪飛之後
復宛然琉璃冰壺公以時露冕循行其間與民講家人

之歡是何異醉翁之山色東坡之湖光非公之心之深
力之裕情之高寄而烏能如是歟公且夕登朝庇蔭寰
宇他日驅車過之柳十圍矣當有桓大司馬物猶如此
之感而柘之人攀條撫柯而思公者亦當與南國之棠
同低徊愛惜而靡有已也茲柳也公之澤與柘人之媚
茲其交繫之也夫公諱鑑字平泉爲越名胄一門簪纓
所在皆藉藉有政聲

西園問答記

李芳廣 越人

李子將之大梁過西村之山信園而憩於留雲亭入門

月已高矣時炎歊甚驅從者去一童子侍熟寐既覺月
華被體花光樹影瀾瀾謾謾李子披衣起步於高臺仄
徑松風叢篁之間月森晶其無聲露裊冷而有籟意甚
適也顧問童子雞始唱漏鼓四下矣令掩荆扉圍之外
有呼犢耕者有婦子機聲軋軋者有童稚歌而牧者有
耘而歌不輟者俄一二老人過扉而笑曰嘻甚矣迂子
以吾之村有雞犬警耶何扉之扃也不見吾之戶不閉
乎且茲夜也月如晝宜虛其牖以受之而又奚扃爲李
子瞿然謝曰有是哉子之樂且教我以受月之樂然子

何以至此適也老人又听然而笑曰甚矣愚子固處於
邑邇夫長吏之德者也顧不知其由而野人之問乎野
人不知公之德祇自樂其樂請爲子言之自我公史侯
之至於柘也小人歲不至城市以催科有常期不擾也
讓於塗讓於畔勿煩公之蒲鞭也渤海之刀賣而買犢
矣道不拾莖穗也子弟甫成童入公之塾焉歸而琅琅
能誦孝經論語也早孔熯公爲我請如東長生獲霑足
矣場有京坻而畝如雲也奚而不樂也村之中釀麴麥
爲酒試與子酌一斗我爲野人舞子歌詩以當擊壤之

歡可乎於是翦畦韭浸園桃喻明月於杯中度花香於雲竇酒酣壽老人再拜而告之曰子則樂矣亦知而公之瘁乎子之沐月而犁雲是公之執掌而宵三起也子之門無追呼是公之拮据於羽檄之紛投也子之鄉鄰無鬪是公之解網而泣囚也子之烹葵剝棗是公之懸魚絕炊一犢不留而一錢不選者也子烏知之老人曰固也微吾儕之故公胡爲乎劬勞微公之德吾安得夫陶陶昔之人有歌者曰張公爲政樂不可支我亦如是耳烏能名帝力於唐堯爰滌罍更酌瀟然翛然李子曰

何飲而彌旨也老人曰不也此流盃者甘露也有仁政則降頽然卮盡星已晞月已冑林西登車而去是夜也飲良月聞嘉政飫甘醴得三快焉不可以不記也乃執綏而紀其語

寶筠峯先生祠記

彭

鵬

莆田人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昔聞其語矣今朱襄之墟前明有儒者世稱筠峯先生卒後五十年柘邑士大夫子弟三者於邑舊城東郭外舊屏山前立祠而祀焉風遺而澤遠感深而慕誠義起而禮專豈止昔人社祭云哉夫

祠者思也有德於閭閻者或生而民思之有功於社稷者或沒而官思之其人皆乘權憑勢卓然樹立所以祀之者有堂有室寫其圖像想其音徽或置主而書其姓氏誌其爵里如臨如在歲時伏臘黍稷惟馨以實致其崇德報功之意此皆有所爲而爲之也筠峯先生生於明季聖學長夜之時以一布衣揭日月而中天之無待而興而其鄉之士大夫子弟三老思之而愛愛之而敬祠立於五十年後則無所爲而爲之也凡無待而興者豪傑也無所爲而爲者心同理同也於是士大夫子弟

三老又必祀筠峯先生於瞽宗然後大愜於心士大夫爲之狀曰公舉醕儒以揚潛德青衿子弟爲之狀曰公舉真儒以端士習三老爲之狀曰公舉鄉賢以快輿論而筠峯先生孝友嫻睦剛大直方與夫正學明道力行躬修皆得耳目於學博明府郡使君而上之督學臬藩而大中丞咸曰崇祀以德不以位筠峯前明儒者也鄉賢可無忝以一布衣而鄉賢躋之瞽宗祀之儒者爲榮然未有若祠之專且創也河南兩夫子正公純公祠在嵩邑有二一在陸渾山陽兩夫子卜居地也歷代官祠

尙矣一在鳴皋鎮太師文潞公所贈地也純公求龍門
菴地舊址避暑著書文潞公復云先生斯文已任來學
者衆龍門菴地雖葺幽豈能容之吾奉伊闕南十頃爲
講學之所無煩賜價惟簡爲憑當日伊川書院是也南
渡後子姓遠處利其田者改爲至聖先師廟聞本朝
嵩邑明府楊君厥美徐君士納憑弔遺趾復祠祀於側
則亦官所建也而今柘邑士大夫青衿子弟三老專祠
以祀筠峯先生於舊屏山前不必如兩夫子卜居舊業
又醵金於縉紳縫掖里巷之手不必龍門菴地之以書

請又不必文潞公伊闕十頃而獨出於一門以是知我
皇上重道崇儒普天觀感河南爲兩夫子之鄉其感尤
易所以不謀而合不期而成祠而祀之直與祀德祀功
者同其忱悃生逢盛時不可謂非筠峯先生之幸也

聞祠之前爲朱陽書院前此未有也有之自道康公始
道康公之成此也本誠敬仁孝以爲教與嵩陽耿逸菴
前輩相羽翼曰守先待後吾父筠峯公志此善則歸親
之義也祠之右爲學箕園前此未有也有之自靜菴太
史始太史公之築此與其弟振起君暨諸公子讀書講

學曰良弓學箕吾先大父筠峯公教此欽厥止率乃祖
攸行之意也河南稱竇氏累世儒者開其先者聲律身
度非先生不爲功祠成甲戌冬 顯親王賜二程同派
四字題額表門儒者之道顧不重哉何時入先生之里
登先生之堂瞻先生之像稽首下風先辱太史公命聊
以此記爲印可屏山之陽心竊嚮往之矣

學田碑記

古有不辭一己之勞而馴除累年積沿之害不飾耳目
之觀而潛晝經久無窮之利機似乎無爲而神行於不

測藏諸用而不可以跡窺也顯諸仁則不可以地域也
詢乎爲斯世所永賴足以垂模奕禩矣然荒度不列於
禹貢則明德之遠難信故知竹帛流動鼎彝載烈蓋不
徒歌頌功美實欲以鏡今而貽後也如我邑侯史公區
處學田一事亦可謂經綸盡變追配古烈者矣邑有鎮
鎮總兵孔治國莊一處地八頃四十畝具呈願捐學宮
以爲永業累政招徠墾闢未至成熟康熙二年二月初
六日知歸德府宋公奉憲檄清查前侯濮公備詳田居
沮如年豐始足辦賦一遇霖潦則莽爲巨浸實非可耕

之士若屬學官彼招勸無力必至田荒賦逋似在官不
如在民之便既上憲謂田固下隰豈無十一可耕者宜
分別上中下開墾輸將俟復以雖分別田賦然所入尙
不敷國賦恐寒氊無力措拄合當縣爲經理以熟田所
入且以兼納荒土之稅待通共成熟然後歸學庶賦不
虧而田丁得蘇上允其請而功卒不成迫我侯蒞政續
歲開闢漸有績效侯心計手畫積以歲時一旦集師儒
於頽庭揚言曰孔宦捐地入學原堪備脩廟課士之需
前政懼累冷署代以任勞然成績訖如捕風某久淹是

邦不愛歷年之勤以畫斯地利墾熟冊地六頃一十九畝每畝入租一錢一分約得租銀一百三十六兩五分六釐每歲完正項銀四十六兩三錢應餘租銀九十六兩五分六釐除傾銷解費六兩九錢四分五釐贖銀八十九兩一錢一分應作學宮公用內除三關義學每歲量撥紙筆銀八兩莊頭工食地三十畝除租三兩三錢餘分三項一備葺廟傾圮一資貧生不能自給一爲終歲月課生儒供備垂爲永久不變之模但年之豐歉無常佃之純頑異類逋負不保無有儒官何方催督仍宜

酌用本縣一般實老成吏典掌其每歲所入貲之公所封記遇有學中公用申文請縣縣會學官及練事生員公同估費動支餘仍印記存貯以爲後來恢宏推辦之計仍造地畝四至佃戶姓名冊一本繪圖一幅縣與學各印記存案庶絕侵欺變渝之害諸君子以爲何如於是聞者歡聲雷動進而言曰我公之爲吾邑學校計用力勤而興利溥出謀周而慮患遠吾邑爲膏矜者食公之德當歌樂利於成功之後敢謀伐石樹之巒序以彰公深衷仁澤遠謀精畫使將來有所稟程變渝紛更之

隙可以永塞吾邑食德念功永永勿替公曰諾功固不
敢以尸也變渝紛更之是塞實吾志焉遂述其事刊之
石

柘邑舊城士民感 恩碑記

高 玠 邑人

吾邑之有舊城何蓋自前明嘉靖二十年黃河水決衝
城城崩一時官署民舍沒爲巨浸知縣姜壽變價修理
新城公用戶房存案其地外高中窪高者爲砂礫窪者
爲藪澤則蒲魚生焉居民無恆產者率賴以爲生而歲
輸租於官一遇天旱水涸則蒲魚稀出而歲輸如例民

已困矣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地不加闢

憲宗皇帝憂民之貧而無田可耕者多也爰有墾荒之議欲盡地利以業窮民亦謂有荒可耕者墾之爲田耳若吾邑地狹民貧久無曠土矣而大寮慮無以副

明詔縣令懼無以應憲檄不得已遂以舊城不毛之地報墾矣於是居民數百家大恐曰是重困我也欲訴下情於上而莫能自達而上官且疑民之不畏功令也將以峻法治之而未果會丙辰歲

重華御宇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知報墾之官吏奉行未

善也

詔一切豁免於是舊城之民胥慶更生矣日者居民某某等來告予曰吾瘠民也孰使我安堵如故乎孰使我催科無累乎孰使我織蒲爲業魚釣爲食不復他適乎請泐諸石以垂永久使我後人世世不忘君恩也予聞其言而是之乃爲之記

柘邑陞學記

王露

邑人

今制三年兩試凡秀民以文藝充博士弟子者大縣十五人中縣十二人小縣八人匪贏匪縮王道之平以經

理天下之學校允稱極盛然而人材之興起又有不可
以大小拘者柘邑區區百理廠衛軍民錯雜其中縣吏
所治無幾學校之數限以八八其制固然嗣後以諸邑
廠衛并於縣吏攝之吾邑之土地人民拓於前矣又值
我

皇上崇學右文鄉會頻行廣額復特簡侍從文學之
臣督天下之學政其加意人材者誠至而吾邑之士羣
相鼓勵爭自濯磨應闈試而獲雋者每科常四五人焉
而庠序之額猶以八八爲限將見學校中敬業者寥寥

而草野俯首受書之士望門墻而不得進者所在皆是
一時之司文衡者亦往往有美不盡收之嘆此豈非其
材爲縣屈耶陞學之說庚辰以前有其唱之卒無力持
其議者事遂不果行辛巳夏邑侯連公以名孝廉來撫
茲土凡吾邑之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罷行
之一日進諸生講學課藝詢及學額大懼人材放逸慨
然以陞學爲己任而吾鄉少司空李先生議以克合期
共成厥事於是諸生踴躍陳言公力爲申請再駁再覆
抗言不回中丞徐公感其誠爲草疏立奏之而少司空

起復入覲爲之屬言於朝故朝奏入夕報可而柘遂得
比於中學自是以後額數既廣士心益奮材之成就益
多俊秀者畢得入於膠庠而人文蔚起行將爲

天子慶得人焉余因嘆連邑侯之爲治也首育材也誠
良有司也李先生之舉事也公無私也廣士類也而一
時共事諸賢其惜材之意亦自有不可沒者於是乎書

新建東嶽廟碑記

王露

邑人

聖王之導民以爲善也曰爾靜爾慮爾飭爾行爾睦於
爾家而和於爾閭也不聞有以建祠宇嚴廟貌之爲善

者况祀典之設先王重之惟天子得以卜郊諸侯祭其
域內名山巨瀆古聖陵墓大夫士庶祇得祀乎其先而
已亦未聞有越名踰祭而用其饗者然其時之民雍雍
成風丕變成俗何其盛歟迨其後以禮化之而不格以
刑董之而又不格神道設教亦聖王之無如何者也柘
邑東北鄙信民某等新建東嶽廟或者其亦善俗之一
助乎東嶽之神泰岳主之峙於齊魯之界其地之有專
祀宜也亦猶嵩衡恆華之得各祀於其地也其他州郡
奚所取爾而東嶽則獨於城邑村里殿宇輝煌比比而

是其何謂乎吾有以思其故矣五常之性仁爲之首五行之令木爲之首四時之序春爲之首五嶽之位岱爲之首於性爲仁於令爲木於序爲春萬物發生之機於是乎司之天下暴雷疾風凌冰飛霰偶一震之則可若連朝累月則人將不勝其苦而惟春風霽和可以歷久而不厭者無他人之所長養在是也然則東嶽之祀之得以徧乎天下不誠然乎哉且俗尙於東嶽廡下列輪迴之象爲善有旌善之報爲惡有罰惡之應是固不必考其說之由來亦不必辯其事之有無但愚婦穉子有

詩書之所不能訓律令之所不能加者一入廟而覩象
輒不禁油然而惕然焉其於聖王導民之意未必不默有
以助之矣今某等欲勒之於石以志其營建之勞余詎
以不敏也而辭之若夫神異其詞以惑鄉愚也余則何
敢

烈女廟記

陳樸邑人

女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明季流氛蜂起民日夜
奔駭莫知所之邑東壽峰寺側有周氏村者居民亦逃
竄所留者止一二羸老而已忽見婦女數十人奔至偕

一女子年可十六七貌頗麗俱匿村內未幾寇至呼羣婦出見女美欲污之女不從賊強之女兩手拒門且泣且罵賊懾之以威乃以刃微傷其手血縷縷下冀其懼而從己也女罵不已賊怒截其左手女罵愈厲賊乃殺而倒沈之井然後驅羣婦去其後 國朝定鼎居民復業者咸他汲廢此井者三四年一旦井水忽高噴丈餘直上觸空村民聚觀駭異約二時許水止而井遂堙女尸實葬其中噫異哉其時殺傷徧野屍枕藉積如京觀止以飽鳶烏之腹不聞有他異也女獨能湧泉而使之

溢激水而使之躍且潰其砌螿以掩其芳骨女之神亦
靈矣哉獨怪衣冠薦紳之徒往往有日談忠義及禍起
倉猝稽首崩角於賊之前者比比也婦人女子又奚責
焉而此女何以守貞自矢九死不同乎今試思其泣罵
時義氣奮發視斷手之刃不啻寶珠之獲望井泉之潔
轉恨投身之晚尙何賊之足畏哉其光可以射白日其
氣可以凜寒霜矣惜乎栢舟之咏不聞于詩人旌閭之
典不見于朝廷而且求其姓氏里居而不可得又未嘗
不過井而低徊也村中人年七十者尙能詳其事余恐

愈久而愈湮則愈負此貞烈矣公爲建廟以祀之遂述其事而勒之碑

北郊公建先大人祠堂記

陳樸邑人

吾父歿之明年邑之先生耆老就余而謀曰爾父居官居家存心制行人共見之鄉先生沒而祀於社禮也僉欲立石建祠以誌不忘一切諸費不以煩爾經營之役醴牲之文爾其任諸余聞之懼然謝曰凡仕宦之家思欲顯揚其親何求不獲若余潦倒青衿何所勝於人人亦何所求於我今此之舉學校無異議輿論有同情非

先生耆老好德之誠與吾父實德所感奚能然耶余小子敢不黽勉以襄厥事越明年碑成相與謀建碑之所卽爲構祠之地或欲置之巖宮前予謝不敢安或欲置之東門肆予又謝不敢安曰此非吾父志也吾父平日見人有德不稱實而龔居其名者則惡之豈以吾父素所惡之者而今躬自蹈之耶北郊雖僻壤吾父自癸丑長安歸構地數畝建書舍課予已十六七年矣無日不徘徊于此迄今斷岸參差烟波浩渺白雲出沒中猶恍惚見吾父之神眷戀而不忍去請卽建諸此地庶足以

慰吾父之志乎至謂此地商價不遊冠蓋不至雖有碑
祠誰其見之是正與吾父潛修不求人知之心有合也
又奚疑於是先生耆老僉以爲然又明年祠成予因再
拜稽首詳其始末而爲之記

濟瀆池祈雨記

寶容恂邑人

柘西濱河之滸闕地爲池扣其泥塗甃井漸出下濬及
泉滂焉沸焉上天同雲雨澤斯應於誌有之曰濟瀆池
按濟之源發自王屋時伏時見由地中行流之所及理
或然與戊辰夏旱執事不敢甯厥居日禱於壇弗應時

余引年歸邑侯如皋石公就余謀有憂色余曰其禱諸
濟瀆可乎乃齋戒宿壇次翼日屏騶輿具畚鍤率僚屬
紳士耆老先禱於神遂命役夫撤泥塗及井及泉竭一
日之力而止夜半風雷作大雨滂沱昧爽四野霑渥官
吏相與賀於庭四民相與慶於市與野僉曰靈哉神如
響斯應固若此乎余曰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
凌居殖五穀也其德著大故稱瀆說苑曰能蕩滌垢濁
焉能通百川大海焉能致雲雨千里焉夫萬物各有其
天而四瀆各出其所而入海則以海爲天故氣之所浹

渾渾穆穆如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遍天下且鄉曲之士
一誠所感必有所應况侯奉

聖天子命來守茲土致誠致恪爲民請命其藉瀆之靈
精誠上達以興雲雨而蘇閭閻之困也豈其微哉或者
曰池中有龍物守之龍性惡擾怒而爲雨此又世俗臆
說淺之乎窺瀆之靈矣石公礮石倩余識其事余因與
情之感悅與一時論辯之辭而薰沐敬記之

重修朱襄氏廟記

李志魯 邑令

邑之北郭爲舊城中蓋有朱襄氏之廟云余蒞事之三

載春其近廟之士民謁余于廳事請命與作予曰可哉
嘗考祭典祀之大者有五而先之以法施於民及以勞
定國則祀之朱襄氏之都于朱也見禪通紀其時恆風
羣陰闕邊陽氣不伸百物散解而果木不實乃令士達
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非所謂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者乎抑余聞之來陰之瑟有助于治理而嘆樂
之通天地感人心至神速也羅泌云瑟統陰琴統陽故
朱襄鼓五絃之瑟而羣陰來虞舜鼓五絃之琴而南薰
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爾然則推茲類也朱襄氏之廟

本坊集元 卷一 三
宜寰宇祀之矣何止所都之一邑爲哉邑故有廟其創始不可考明季圯于水

國朝順治閒前令張君繹重新之邑之水旱疾疫必禱焉此又祀典之所云禦大災捍大患者矣夫朱襄氏之功德不止於吾柘而柘爲氏立國之地以故柘之人莫不思慕而將享焉蓋實有所以不能忘者在也工竣復謁余徵記勒石遂書以應之以識歲月其木石之費則余捐俸爲之所有勸事諸姓名仍筆之碑陰

濟瀆祠祈雨靈應記

李志魯 邑令

禱而霖異也輒禱而輒霖尤異也柘自秦設邑以來幾
二千餘年矣有社稷即有人民有人民即有報享凡載
于祀典者固已彰彰矣而邑之西偏有濟瀆祠焉其響
應爲更異余涖柘之明年歲在辛卯自冬不雨至仲春
四閱月矣心竊憂之設壇於城隍祠日夕禱勿能格有
耆老告予神之靈者予乃齋戒三日率士民步禱焉甫
出城而陰雲四合焚香畢舉鍤浚池僅丈餘即及泉泉
汨汨出再尺許得木梁二橫卧泉上泉遂溢潏焉如泡
突者然纒夫亟上而雨亦纖纖下矣始反署雨隨之滂

沱者一晝夜余乃驚嘆神之異果如是乎耆老復告余
曰神之異匪僅此也曩者某公以無雪禱而滕六效靈
輒徧四野靈雨之感又無論矣復述其靈應數事屬予
爲之記予聞封建之世諸侯各祭境內山川崑示郊祀
之不可僭爾魏晉及隋嶽鎮海瀆皆卽其地立祠命有
司致祭惟天門日觀羣嶽所宗又東方爲萬物所始於
是肇紀至宋而行祠滿寰宇而濟瀆則未有聞焉或曰
恆暘則必于是焉祈且更加浚池以取水是何昉乎予
以爲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此非泰山乎夫山岳川瀆一也古帝王有事于禋祀必並及焉其祀同則其應同皆理之可必者且瀆獨也濟濟也獨守其德以濟蒼生是必有神憑之者所謂膏淳黛蓄肅有靈爽早則加浚以迎陰氣固其所也祀而祠之宜哉或又曰濟瀆出于王屋至武德入河由滎陽而北而陶邱而荷澤而穀城而厯城而臨濟漸及于海柘非經由之地標其名曰濟不亦謬歟予曰此又不然濟故伏流也非若河之可厯厯指數者也况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又豈能以五百里限之乎夫洋洋

者神也冥冥者機也機之所在神即寓也即謂之濟瀆也亦何不可耆老咸戰然笑曰異哉神也諒哉言也請鑄之石以爲來者告

重修縣署記

李志魯 邑令

柘古邑也邑古則署必久署久則多就圯及蕪穢不治者有之庚寅春余承乏茲邑夏秋時雨浹旬堂廡多漏濕垣壁半傾頽者越明年始詳請修葺焉余乃度其緩急鳩工庀材不勞吏亦不病民數月告厥成規模一仍諸舊朽者易之缺者補之外爲政事堂堂後爲公餘寔

客所仍署曰章志蓋前令湯公大奎所題取禮記章志
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之謂也堂之後有室有櫺於於
此退食焉堂左爲軒種花築臺以自娛閒與諸士人飲
食論藝于斯焉迤而北爲賓館所又迤南爲廐官不可
無乘也由廐而東爲僕人處爲庖福堂之外爲庫舍爲
公廨于是內可以親衆牘外可以棲胥隸可以出政可
以涖民而公室之美備矣嘗聞脩署者必輸與是崇動
必需千金余則量材鳩工估值中度費半而功倍焉或
曰此傳舍耳何勞勞心計爲余曰嗟乎世輒傳舍官則

官所居益傳舍宜矣然推原

聖天子用人之意傳舍云乎哉夫官由國也無敢忽也則官所居抑國之居也可忽乎予故歷舉所廢而爲之記庶幾政體得人情協焉後之君子其亦鑒予之苦心而不傳舍相視豈非古邑之幸哉是役也計費八百餘金用庫項銀五百八十兩餘則余捐俸爲之經始于乾隆三十六年春二月竣工于秋八月也

重修大官橋記

李志魯

邑令

邑之西爲陳宋通衢距城一五里許有橋焉卽邑乘所載

廣濟橋也舊名李家橋創修於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更名大官橋西北受惠濟河之水
東南達於鹿毫每當夏秋之際一遇霖潦則水勢衝突
橋亦因之易圯且橋高二丈有奇中列三洞相距各尋
丈兩塊舊有磚砌而中洞尤當水衝僅用木柱支撐水
腐其下車馬蹂躪其上不數年而岌岌難支矣余巡歷
所經目覩其傾仄輒徘徊瞻顧亟思治之而鹿鹿未遑
也乾隆三十六年恭奉

皇太后八旬萬壽恩詔內開各省道路橋梁間有損壞

地方官查明修理以利行旅斯誠

聖朝錫類之仁下逮澤梁官斯土者敢不亟圖修理歟
爰諭之紳士圖所以經久之計僉云橋之修葺者屢矣
邑紳魏君時振創修於前其嗣君珖復踵修之相距二
十餘年爲時尚近嗣是疊遭水患泛溢無常乃屢修屢
圯蓋因橋之中洞用長木爲柱其入水者易朽而支持
其上者雨水淋漓不踰時輒壞計惟易木以石而砌以
甃先用木橛固其底上壘石板數層再以甃甃如堵墻
厚倍之然後以大木橫互其上鋪板填土則根堅而體

固縱水勢衝決而輒石之堅足以障之可以延數十年而無朽做之患雖工費較繁乃一勞永逸之舉也余允其議即捐俸三十金爲之倡而闔邑紳民咸踴躍捐資樂襄義舉經始於辛卯冬暨壬辰三月而告成計費六白金不傷財不擾民而橋工以竣繼自今行者無徒涉之苦輿者無履險之虞一望長虹豈第一鄉一邑之美觀已哉夫橋梁弗治守土者責也今余假諸紳士之力得藉手以觀厥成俾出其途者皆仰沐

聖世之覃恩徧及行旅以垂諸不朽是以推廣

皇仁之意也夫董其役者候補知縣竇絳國學生趙國
朋庠生李勅李健寶袁文昇魏聯閣例得並書其捐資
姓氏另列一碑以爲好義者勸攷魏氏修此橋已歷數
世矣今其裔又克承祖志尤足徵世德之無替云

以上舊志

重修濟瀆池廟碑記

楊 燁

邑令

稽古祀典禦災捍患則祀有功於民則祀山林川谷邱
陵出雲爲風雨振槁潤枯在其地則祭之禮有明文典
至鉅也柘城萇爾邑延袤不滿百里四郊平衍無深谷
大川可資灌溉一遇旱暵民心焦勞靡有甯宇予以丁

未六月承乏茲土當游饑之後積困未蘇興利除弊拊循不易深懼無以仰副

聖天子使司牧之意幸訟庭無事與邑父老紳士詢其土俗民風其言城西偏有濟瀆池遇旱禱而澆之甘霽立降神應如響予固未之信也比閱邑志載禱雨事甚

詳靈應如所言猶竊疑文字鋪張不無過當戊申春夏之交連月不雨設壇於城隍祠晨夕禱弗格因念神之靈率僚屬紳耆步禱焉掘地及泉黑雲滃起油然沛然翌日而翻盆澈晝夜麥秋大稔士民額手稱慶予既感

荷神庥肅然禋祀更喜邑志信而有徵並人言之不我欺也去城十五里舊有廟三楹兩廡爲棲神之所今傾圮殆盡僅存厥址而神猶靈佑若此守斯土者不葺而新之其何以崇昭報乎爰捐俸爲之倡紳耆咸踴躍捐輸樂勩厥事擇邑中王生效孔董其事鳩工庀材樸斲之垣墉之墜茨而丹雘之越三月而工竣無侈前規無廢後觀謹按爾雅云江淮河濟爲四瀆又云注溝爲澮注澮爲瀆周禮井間有溝澮深廣各四尺同間有澮澮深廣各二尋瀆之深廣無量焉禹貢沈水東流爲濟凡

三伏四見遷迤東北而注於海是則瀆爲達川之浸濟
爲四瀆之一茲特一池耳名以瀆復冠以濟出雲興雨
必有神焉實式憑之邑之人利賴而尊崇之相與虔奉
禋祀則斯廟之建衷諸典祀其來有自宜吾民之趨赴
樂從不日以成也至於司以廟祝勤灑埽因時加葺之
爲永久計俾方社有憑祈報有所仰邀神貺之庥長卜
屢豐之慶不能無望於後之蒞斯土者

朱玉瑾
採訪

創修文昌帝君祠記

陳仁智 邑令

列宿之垂像於天而有關於文治自通都大邑以逮下

州委巷莫不祀事者惟魁與文昌爲最然會萃羣精闡揚天紀輔弼並居以光泰運魁固不得與文昌比今

上御極之七年詔令天下皆立文昌帝君廟牲牲禮秩視關聖豈不以帝君之靈在天爲福躍在地爲明神民風士習俱賴維持有裨於文教爲甚鉅與柘邑文昌祠舊在東城之麗譙歲久圯廢春秋祭享僅寄虛主於關聖廟溧陽周君鏡湖來令茲土凡黌宮魁樓城橋諸務均起廢就理將復率邑人建立文昌祠會以卓異入覲不果就今余攝邑事慨焉思所以成公之志爰諮邑衆

得故文學王君家臣募買公宅一區欲建議舉而未就者而王君從孫廩膳生寶德即介衆以其宅來施由是於九月二十二祀后土越三日甲午集役啓工其大門拜殿享堂皆從新肇造誌敬也崇聖殿齋房之屬因成規而葺治之昭樸也崇基轍轍層覆耽耽人效其能神安其宇時不踰月而厥功粗葺余維邑尹之職匪徒區區効繭絲保障已也明誠庶類幽奉羣靈凡有關於成民致神之事誼當力爲而不辭而况文昌帝君德行之樞鈐文章之司命其精與日月河嶽相流通而功德昭

垂不在社稷五祀下苟非鼎新祠宇肅奉明祀其何以
造福全邑而俾士習文風蒸蒸日上也哉夫柘邑固人
文萃起地也自上古朱襄氏後代有名賢及我

朝而醇儒宿學以甲第顯仕凌鑠而起者後先相望迄
今未及百年文獻寥落殆盡矣余嘗循行所部不能比
戶聞弦誦聲而績學種文之士大抵枚數可計是則文
運之替職競由人豈其明神之不降福乎今文昌祠既
落成矣諸君子厚自期許篤志潛修以冀有成勿惰悞
游嬉是好而循循焉日從事於仁義詩書之途處則爲

良士出則爲名臣於以踵前賢之芳踪而仰副

聖天子敦崇文教之至意帝君靈爽必有相扶護於冥
漠中者是誠余所厚望也抑余爲此役僅屬草創其他
踵事致詳有待於周君者甚衆而余聊爲之發軔而已
至諸公協力勩勩及輸贊助修之詣均有不容沒者例

並附書時嘉慶十七年十月

楊思敬
採訪

重修文廟碑記

張元成 邑令

政有似緩而實急者有雖急而不得不緩者所當急者
視乎事而不得不緩者在乎審時而度勢事宜急而緩

之守土者之過也事宜緩而急之則張皇補苴無能爲
役也至於事既集而不爲勢所格而守土者無窮之責
乃藉此一事以稍寬而責之無窮者亦藉此一事而肇
端而望後來者踵行之以負責而補過夫今之守土者
莫不知以教育人材爲急矣崇建學校創立書院所在
恒有而任其頽廢因陋就簡亦所在恒有其故緩其所
急與殆亦審時度勢不敢疲民力傷民財因欲與民休
息無官官之事無事事之心而其歉然於懷抱者乃愈
難釋也癸卯夏元成奉檄宰柘城下車祇謁文廟見棟

字垣墉漸就頽廢與博士弟子等宮牆踰躡怒然不安
考諸邑乘則自道光以來未修葺者十年於茲矣柘爲
朱襄氏舊都賢才閒出國初少司空李公元振爲當代
名臣檢討竇公克勤以理學倡興文教建書院講論其
中士之被其教者咸彬彬崇禮讓而民俗漸染有純厚
之風迄今百有餘年其民之樸而愿秀而文者皆知樂
於爲善簿書稍暇嘗進其才雋課以學文顧學校未修
書院未設心輒歎然繼自念教必富之勞必先之聖人
之教也因急將八蜡廟及普濟堂四十八楹先自捐廉

次第修建而學宮費尤不貲用民之力尤不得不藉民之財然自辛丑癸卯兩次河決以及修治汴城丙午重建歸德試院以連年困於徭役之民未能休養而更以興作困之是叢過也幸大府許辦緩征以蘇民力民俗本純其械鬪及健訟者皆知改行其秀良日循循於學問之途元成竊慰焉遂於丁未春捐制錢若干緡未幾元成量移浙川同知恩遽就道未及舉行而紳士毛印堂孫芸等裹糧來謁言自丁未夏鳩工戊申春功竣屬元成爲文泐諸石元成念在栝數年教養迄無成效負

疾於柘人多矣學宮之慶落成皆紳民之力充此樂於
爲善之心則書院之建文昌宮城隍廟之修亦可望於
一二年間踵行之凡爲予稍贖數年之過者皆重賴於
紳民等也惟願黜聖既新與博士弟子行釋菜禮而日
夕絃誦其閒多讀書以廣聞見毋仍因陋就簡於以風
示其鄉人父老召諭其子弟事親從兄毋鬪毋訟毋智
力相陵毋侈靡相尙以返純厚之風後之守土者作事
度功審勢知創立書院及文昌宮城隍廟亦有不得不
急者紳民等必更於助理而樂觀厥成也是爲記

王雲
備採

誥授奉政大夫原任柘城縣知縣元侯遺愛碑

許振案 訓導

嘗聞善政莫備於三代循良莫盛於兩漢故大禹勤溝
洫周公創保甲積藏粟良法美意負乎卓哉下逮兩漢
汲黯發倉廩而貧民無失所卓茂行德政而旱蝗不爲
災以至置常平以便民繕城隍以固疆圉是皆實心實
政故能遺愛在民也若我邑侯元公其庶幾與侯諱淮
字岱北江西南城人同治癸酉拔貢生 朝考以知縣
用簽分河南初攝滎陽縣事有異政去之日餞送者數

十里不絕光緒十六年秋侯捧檄來宰僞圖治勵精乃
心民瘼常以興利除弊爲己任治則取法三代而政績
則駸駸乎與兩漢比隆其最著者如聯保甲以弭盜賊
猶然周公之志也濬溝渠以備旱澇猶然禹之心也
修城以資捍衛委績以備凶荒破格以賑貧民捕蝗以
彌天譴則又於漢之汲卓並駕龔黃齊美所謂實心實
政遺愛在民者微侯其孰與歸要非有精神血脈貫注
於其中則又無以剗弊而興利舉廢而修墜侯日夜焦
勞積勞成疾雖風雪嚴寒未嘗稍自暇逸治成身沒棠

蔭空留則又吾邑之所泣洩而涕泗者也既序其事復
爲作歌以銘之其辭曰侯宣其化兮民承其流民樂其
樂兮侯憂其憂蘋蘩與蕓藻兮不足爲晉公羞甘棠勿
翦伐兮或足慰吾侯之幽銘之旂常兮譜之歌謳勒諸
貞珉兮萬古悠悠